

中庸分章附元中子碑  
解附提要  
大誼







中 庸 分 章

附元中子碑

黎 立 武 著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中庸分章及其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

# 中庸分章

宋 臨江黎立武以常著

中庸之書。浩博深遠。若不可涯。其實繩聯而珠貫也。諸家雖字論句析。然於大旨未明。讀之使人茫然。分章所以原作者之意。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庸之德至矣。而其義微矣。首章以命性道教。明中庸之義。以戒懼謹獨。明執中之道。以中和明體用之一貫。以位育明仁誠之極功。何謂天命之謂性。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蓋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無極之真。乃先天大易生生之理。爲天地中人得之。以成性。二五之精。乃後天形氣變。化生鍾秀於人。人得之。以成質。性形而上也。質形而下也。命也者。其理氣合凝之初。天人賦受之際乎。然氣有清濁厚薄。故質有高下美惡。惟性初一真。靈明靜虛。人人之所同得。萬理根於斯。萬善萌於斯。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也。何謂率性之謂道。性者。道之體也。其本體曰仁而已。其變體曰五常。道存乎五常。達道存乎五典。五常備諸己。五典施諸人。盡己盡人。惟至誠合內外之道。仁始於

父子而胞與推焉。義始於君臣而絜矩推焉。禮始於夫婦三千三百推焉。知始於長幼而親疏隆殺推焉。信始於朋友而與國人交推焉。未發存諸己。發則施諸人。存諸己者。惟初固有之真。施諸人者。性分當然之則。此大本所以爲達道。率性所以謂之道也。何謂脩道之謂教也。人同此性。則同此道。然或氣稟不齊。不能知其固有。不能全其本然。所貴乎爲聖。爲賢。爲君。爲師。盡己之性。以盡人之性。言行以爲法。則禮制以爲品節。政令以爲範防。使斯民節其情。復其性。而由其道。是之謂教。夫天命謂性者。太極所以行也。率性謂道者。人極所以立也。脩道謂教者。皇極所以建也。此中庸之義也。所謂道不可須臾離。何也。循性道也。違性非道也。天下豈有性外之道哉。章首言命性道教。此以下專以道言。舉一以該三也。所謂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見乎隱。顯乎微。必慎其獨。何也。常人有睹而動於中。則戒。有聞而動於中。則恐。君子存誠。豈在乎耳目聞見閒哉。淵乎收視返聽之密。凜乎十指十視之嚴。勿謂隱也。曰費而隱。見莫甚焉。勿謂微也。曰微而顯。顯莫甚焉。隱微者。人所難知。亦人所易忽。故以獨名之。獨者。非止閤室屋漏之謂。靜養於未發之中。默存乎將動之幾。當是之時。在我而已。可不慎乎。此率性之方。而執中之道。慎獨。大學誠意之道也。中庸以誠爲本。故首發此義。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者。天下之大本。子思以此釋中之名。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寂然不動。混然在中。此正位居體之謂。其曰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者。天下之達道。子思以此釋庸之義。惟和則庸。不和非庸也。發而中節。事事合宜。此日用常道之謂。所以明體用之一貫也。未發爲中。發而中節爲和。自言中倫行中慮。以至從容中。

道則誠者之事。致中和者。卽所謂至誠盡性。天地位。萬物育者。卽所謂贊化育。與天地參。此由乾九二之君德。而位乎九五之天德也。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聖人至誠盡性而成位乎其中。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聖人至誠盡性而能盡人物之性。然則致中和者。非誠之至乎。參天地贊化育者。非仁之至乎。所以明仁誠之極功也。中庸一篇。大旨皆備於此。次章述夫子平日中庸之教。三章而下。節節相生。首尾相應。推明首章之義。至矣。通爲十有五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遇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避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矣。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

次章集夫子平日論中庸者。推原作中庸之意。凡六節。第一節謂中庸之道。不以君子而有。不以小人而無。君子之有此中庸也。循性而行。須臾不離於道。故曰時中。小人之有此中庸也。違性而行。無所不至。故曰無患。憚大哉。時中之義乎。易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昧而求通。純一而無僞。赤子之心也。惟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方其未發。渾然在中。是爲大本之中。迨其將發。動必由中。是爲時中之中。所謂戒懼謹獨。所謂執端用中。所謂擇乎中庸。是謂不失赤子之心。是謂允執其中也。聖賢心法。惟在乎此。故此章首揭時中之義。第二節。嘆至道至德。人皆可能。世衰道微久矣。斯民之鮮也。又嘆知者愚者。不知擇中庸。知不真。則行不篤。故道不行。賢不肖者不能守中庸。守不固。則行不著。故道不明。人莫不飲食。鮮能知味。謂中人之性。何莫由斯。而不知其道者。衆也。雖或甘食甘飲。未得其正者。飢渴害之。然飢食渴飲。人之至性存焉。不可一日廢者。中庸之道。固原於性也。其終不行矣夫。蓋三嘆焉。第三節。求之古人。宜莫如舜。所以受之堯。授之禹。卽此中也。虞書備之矣。端者發端之始。孟子以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爲四端。此所謂兩端者。卽人心道心之發。危微之幾也。幾動之初。知所持守。則發皆中節。以之建用。皇極於天下。此舜所以爲大知歟。好問察言。卽聽言詢謀之旨也。第四節。以乾之象推之。乾之九二。體爲中。用爲庸。惟明則知所擇。惟誠則知所守。二爻之變。爲離坎。得之則爲離之明。坎之誠。失之則爲離之罟。坎之陷。存乎知與不知而已。知莫大於舜。執兩端而用中。其次莫如顏淵。擇中庸而能守。舜達而在上。乾九五事也。顏子窮而在下。乾初九事也。故中庸兼舉以明之。第五節。子路嘗因夫子以



蹈白刃爲能事。安於中庸不可能也。而自負其勇。遂以強問。夫子之誨之也。卒歸之中和之教。外和而內不流。內有所立。則外無所倚。處平世不以安樂易其充實之美。居亂邦不以患難易其死生之節。此四強者。不動心之勇也。第六節素隱行怪。是違性而行。不能擇中庸。聖人弗爲也。半途而廢。是中道而畫。不能守中庸。聖人弗已也。遞世不見知而不悔。依乎九二之中庸。初九潛龍勿用之事也。故曰聖者能之。通六節而觀。則中庸之至德。中庸之難能。與夫聖賢之所以執中用中者。淺深次第。歷歷可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三章以下皆發明首章之意。此章明率性之謂道也。費道之用也。庸也。顯見也。發而中節也。隱道之體也。中也。隱而未發也。道者。性而已。然有率性焉。有盡性焉。夫婦之愚不肖。而能知能行者。率性而已。率性者。夫人而可能。由愚不肖推之。則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萬物亦循其性之自然耳。聖人之不能知。不能行者。盡性之事也。盡性者。聖人而猶病。由聖人推之。則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是天地亦有不能盡者。道之全體。本乎一性。而塞乎兩閒。大無外。小無內也。故因愚不肖而論聖人之知能。因鳶魚而致天地之明察。可謂費而隱矣。旨微哉。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

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四章引夫子之言。明脩道之教。與道不可離之意。道者率性而已。豈遠於人哉。爲道行道也。行道而遠於人。是違性非道也。己之性。卽人之性。盡己斯盡人矣。以人治人。謂脩道之教。不假外求。非知伐柯之取則猶遠也。達道存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爲道存乎事父事君事兄施友之際。仁義禮智之端。喜怒哀樂之發。非言無以宣。非行無以著。故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曰言顧行。行顧言。言行之發。可不謹乎。庸德庸言。亦乾九二爻言也。引此釋庸之名。以明中節之和。脩道之教也。以人治人。忠恕之道也。忠恕者。中庸之異名。盡己忠也。推己恕也。其本體曰仁。其大本曰誠。仁者己立。立人己達。達人誠者。盡性以盡人物之性是也。然論語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此言忠恕違道不遠。何也。曾子教人明道者也。以全體大用之名言之。是指出忠恕之義。子思教人爲道者也。以盡己推己之事言之。是爲行忠恕者。說施己施人。蓋爲道而行忠恕者也。由忠恕行。雖或違於道。亦不中不遠矣。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前章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此言君子之道四。而五倫備矣。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

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第五章以下皆教之序也。立教以身爲本。九經以脩身爲先。行有不得，則反諸己。猶之射焉。發而不中，亦必反諸其身。所謂素位而行，不陵，不援，不怨，不尤。居易俟命，皆正己之事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第六章於九經爲親親之教。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自家而國也。惟順於父母，宜於妻子，和於兄弟，是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矣。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遠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第七章亦親親之教也。親親之道。尤嚴於宗廟。先王所以教孝者。莫尙乎此。此章詳於宗廟之事。而先之以交神明之道焉。書曰。鬼神無常饗。饗于克誠。此六經言誠之始也。中庸一書。以誠爲本。亦首於事鬼神明之。首章戒不賂。懼不聞。蓋言君子存誠。無時不然。非有所爲也。乃若常人之情。其於祀鬼神也。則亦視無所見。聽無所聞。然陳器設衣。體物而不遺。齊明盛服。承祭而如在。莫敢不盡其誠。是雖有爲。而然。然隱而見。微而顯。道一而已。豈非誠之至歟。舜盡孝於瞽瞍。移孝於承堯。推其行於家者。行於國。天下故稱大孝。武王纘緒興周。周公追王周之先祖。以盡孝思。且錫類於臣庶。三者之達。俾各伸其追遠之情。故稱達孝。自夫孝者以下。總論孝之善。且至者。夫所以事宗廟者有二。惟大德是饗焉。惟先緒是纘焉。此纘志述事之孝也。事以天子之禮。達乎三年之喪。與夫春秋之禮樂。親尊之愛敬。此事亡如存之孝也。親親以孝。盡孝以誠。推此誠以往。可以事上帝。推此誠以往。可以治天下國家。故曰。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此卽論語問禘之旨。禮運已極論之。魯之郊禘非禮。聖門所深

病病其越常黷典非誠也。後章禮樂等論皆此意也。夫宗廟鬼饗也。郊社事神也。故章首竝論鬼神。卒章兼明郊禘。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蘆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喜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

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八章合九經論之。蓋由五者達道以明脩道謂教。而施於政者也。章首凡八言人。互發以人治人之意。中庸始言率性脩道。此言脩道以仁。則性者仁而已矣。嗟夫。微言緒論。絕而復傳者。賴有此書存焉。脩道謂教。仁之用也。故曰。脩道以仁。天命謂性。仁之體也。故曰。仁者人也。中庸之道。一言以蔽之曰。仁而已。天下之達道五。人之大倫也。爲天下國家九經。教之大經也。前章旣明脩身親親之教矣。然必尊賢信友。相與學問思辨而行之。故章首以脩身親親尊賢爲要。末以信友順親誠身爲歸。斯三者反覆致意焉。九經之教。此其樞也。夫仁以親親爲大。義以尊賢爲大。親親者。父子夫婦兄弟之道也。殺之則親疏有閒。而禮生焉。尊賢者。君臣朋友之道也。等之則師友異待。而禮生焉。敬大臣者。尊賢之義所推也。體羣臣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者。親親之仁所推也。其或上也。而弗獲民也。而弗從友也。而弗信親也。而弗順。亦惟曰。反求諸其身。天下之達道五。卽和者。天下之達道。卽率性之道。蓋人道不外乎五者。五者實根於一性。本然之性。卽本體之仁。凡相生相養。相親相愛。相須相成。痛癢而切身。顛連而同氣。自孩提親愛。以至仁民愛物。自事親之孝。以達之爲天下國家。無非順天性盡人道而已。道出於

性。不知人不能率性以脩道。若何而治人性出於命。不知天不能盡性以至命。若何而配天。曰生知學知。因知知之事也。曰安行。利行。勉行。勇之事也。夫五達九經。本乎一性之仁。知者知乎此。勇者行乎此。故皆曰行之者。一曰豫焉。曰定焉。言也。事也行也。何莫由斯道。道者率性之謂。而不可須臾離。卽造次顛沛之不違仁。是故應萬變而不窮。周萬事而不匱。視世之事。逐物遷。矯揉於旦暮。顛冥於酬應者。大有逕庭焉。所謂一以貫之也。一者誠也。然而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大學之脩齊治平。在先誠意。存乎止善而知止。孟子七篇道性善。曰道一而已。推極乎誠。與思誠之道。亦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性仁也。仁無有不善。行著習察。一有覺焉。知性無疑。信道自篤。或疑於善。或疑於惡。則是不誠於中。於形著明動變化何有。此章首之以仁。終之以誠。仁以性善言。誠以盡性言。忠恕之道。於是乎在。中庸之教。於是乎備矣。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九章承上誠身之說。極論誠之道。人有聖愚。誠則無二。而造誠之闔域。有天之道焉。有人之道焉。不勉不思。從容中道。生知安行者也。誠者。事也。學問。思辨。擇善。固執。學知利行者也。人一己百。人十己千。困

知勉行者也。誠之者，事也。由誠者言之，則自誠明者性之也。誠則形，形則著也。謂之性者，聖賢盡性之事也。由誠之者言之，則自明誠者反之也。明善誠身也。謂之教者，聖賢九經之教，以脩身爲本，使學者由明而達於誠也。竊嘗反覆是書，以爲中庸之道，人所同得，然而曰鮮能，曰不行，不明，曰不能守，曰不可能，及其至，則聖人有所不能，知不能行，若甚高而難行者，何也？要知道體微妙，古人難言之，故曰見乎隱，顯乎微，曰費而隱，曰於穆不已，曰不顯，曰無聲無臭，惟聖人生知安行，以至悠久不息，下此者必資學問思辨篤行之功，聖賢引而不發，欲學者深造而自得之也。然得有難易，在乎資質之高下，功力之淺深，惟知之明，則擇之審，守之固，則行之力。此乾九二學聚問辨而進，乎九三進德脩業，知至知終之事也。中庸之教，至誠身而備矣。教之至，則化矣。此以下皆誠而化之事。

惟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惟天下至誠爲能化，乃盡性之事。中庸之極功十章以下，皆發此意，以明首章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蓋乾九五大人位，天德之事也。率性誠也，惟盡性爲至誠，脩道教也，惟至誠爲能化，至誠，天之道也。致曲，人之道也。其於參贊化育之功，形著明動變化之妙，其至一也。贊化育，則與天地合其德，前知如神。



則與鬼神合其吉凶。皆盡性之效。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天之忠恕。卽乾之中庸。卽乾之誠化。卽乾元之仁。惟至誠盡性。參天地。贊化育。天道在聖人矣。上章言盡性能盡人物之性。蓋以盡己爲先。十一章言成己。所以成物。實以成物爲重。天地聖人之能事。有出於成物之外乎。誠者。盡己之性。故曰。自成。率性之謂道。故曰。自道。此所以成己盡己之性矣。推之於人於物。皆所謂盡性也。率性謂道矣。脩之爲教。爲化。皆所以成物也。有天地而萬物生焉。天地所以終萬物始萬物者。其功在良。良。反身之義也。君子反身而誠。有取於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凡物之自形自色。皆在吾仁中。則孰有出吾性外。身如日之光。有

色皆燭。日入光晦。色非其色矣。如鑑之明。有形皆照。鑑昏明隱。形失其形矣。故曰。不誠無物。宇宙間惟己與物耳。民胞物與。氣均體同。苟有我之私一萌。物我異矣。何者。誠不存也。誠而不存。失其所爲。我有於物。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本體爲仁。仁先成己。變體爲知。知能及物。仁知備而性之德充。己物兼盡。而內外之道合己內也。物外也。何合焉。物因誠而有誠。因物而形己物一致焉。無彼無此。物我斯合矣。若夫時措之宜。妙用固如此。至誠無息。所謂行之者一也。天地之成物。亦惟不息。不息故不貳。不貳故一。無窮一昭昭也。不一何以覆萬物。繫日星。廣厚一撮也。不一何以載華嶽。振河海。廣大一卷也。不一何以生草木。居禽獸。不測一勺也。不一何以產蛟龍。殖貨財。故曰。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甯。一者誠也。誠者盡性而已。由天地觀聖人。高明不論也。博厚不論也。獨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隱見顯微之妙。悠久之功。曰。一曰誠而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天此誠也。於乎不顯。文德之純。聖人此誠也。曰。於穆曰不顯。皆所謂隱微者也。曰。不已。曰之純。皆所謂一者也。由至誠盡性言之。聖人天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嗚呼。天命謂性。是爲羣言之首。子思於此引詩明之。非至誠孰與此。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

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十二章子思嘆中庸之道，未嘗一日不在天下，可以參天地，育萬物，傷時君不足與有爲，聖賢之在下者，又不得以行其事，於是闡道德，明教化，以俟其人，性得諸天，以成己德，故曰：德性尊者，何謂也？居中位正而爲心身之主，尊莫加焉，性卽理也，理與欲對，則理爲大，在周是文武周公之周，有文武周公之禮樂，在魯而郊禘，則對越也，嚴配也，於誠何有？聖門所以重嘆其失而病於不能有以正之，王天下有三重，卽所謂本身徵民，考古也，自上文至此，凡三節，明愚而自用，是居上而驕也，有位無德，雖善無徵，何本身之可言？賤而自專，是居下而倍也，有德無位，不尊不信，何徵民之可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是夏、殷、周之禮無所徵也，無徵不信，何考古之可言？惟本諸身，徵諸民，考諸古，於此三者，慎重之，無有繆。

亂之失。則建天地。質鬼神。百世俟聖。不悖不疑不惑矣。充是以往。不特爲法於天下。而蚤有譽。抑傳之後世。而永終譽。斯寡過矣乎。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竝育而不相害。道竝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上章有德無位。傷夫子之不遇也。十三章謂仲尼雖不得位。然上傳堯舜。文武之心。述詩書。正禮樂。繫周易。作春秋。明中庸之道。以垂教萬世。成小成大。其化密矣。其功莫名。天覆地載。日月照而四時行。所以喻其道。萬物之理。竝育而不相害者。以天無不覆。地無不載也。一陰一陽之道。竝行而不相悖者。以日月不過。四時不忒也。此乾九五大人合德。合明。合序之事。小德淵泉。故曰川流。大德溥博。故曰敦化。茲天地所以爲大歟。觀天地。則見夫子。

惟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惟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十四章。子思感時王之莫爲。傷聖人之不遇。思昔帝王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其知也有臨。其仁也有容。

其勇也有執敬以持身明以察物具此全德周徧靜深發當其可民敬信而說之以至中國之外蠻貊之間覆載照臨之表凡有血氣涵濡至化莫不尊之如天親之如父母惟見聖與天一耳抑由運乎中者有至誠焉大經者庸也非誠無以經大本者中也非誠無以立天地化育卽中和位育之功也非誠無以知三者何也仁也曰中庸曰命性道教曰忠恕皆合仁之全體大用名之八章論明善誠身之始曰仁者人也以天命謂性言之所以明仁之本體十四章論至誠盡性之功曰肫肫其仁以聖人與天地萬物爲一體言之所以明仁之全體仁之本體猶可名也仁之全體不可名也道莫大於仁莫極於誠此一書之大旨也惟聖則溥博如天誠則浩浩其天不可涯矣惟聖則淵泉如淵誠則淵淵其淵不可測矣誠化之功如此夫固聰明聖知者舉上文至聖全德而言天德卽所謂溥博淵泉淵淵浩浩曰誠而已苟非固有至聖之資達乎至誠之天德孰能如此哉此聖誠互融之妙也夫至聖者天稟之高至誠者人道之極濂溪周子有言誠者聖人之本是之謂乎

詩曰衣錦尙絢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

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天命謂性一語。十一章已深明其妙。末章復會而歸之。知人知天之學備矣。人以七尺之軀。而欲參贊天地。發育萬物。散之彌滿六合。斂之退藏於密。庸非一中之妙。非盡性至命。索隱知微。何足以知此。中庸一書。隱見顯微之論。悉矣。自費而隱。達之高明博厚。進之於穆不已之天。自微而顯。達之明動變化。進之於乎不顯之域。隱而見。見而隱。微而顯。顯而微。全體妙用。蓋有不可名言者。末章凡八引詩以明之。曰不愧屋漏者。謹獨之功也。曰奏假無言者。戒不睹懼不聞之驗也。曰不顯惟德。則猶顯也。不大聲色則微矣。德輶如毛。則愈微矣。曰衣錦尙絅。則猶見也。潛之伏。則隱矣。無聲無臭。則愈隱矣。嗚呼。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至矣云者。其於中庸之德。固不容言者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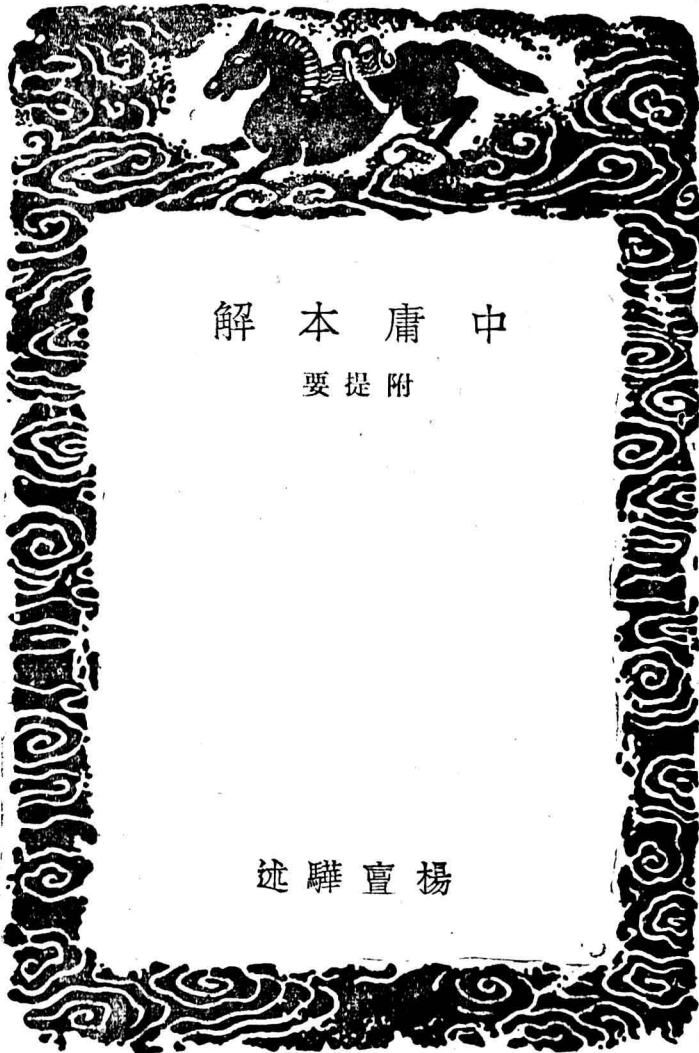
# 元中子碑

臨川吳澄

元中子黎氏諱立武字以常臨江新喻人年二十入太學二十六擢進士第三人。大父母父母具存。一時榮之。授受事郎簽書鎮南軍節度判官。明年奉四親之官。又明年秋貢。校大撫州。又明年除太學錄。又明年通判袁州。就任轉宣教郎。明年冬除宗正寺簿。明年夏兼莊文府教授。召試館職。除秘書校書。冬轉奉議郎。以祖母憂去國。明年春除佐著作。夏轉永議郎。秋除著作。赴國難。趨朝。明年春除軍器少監。國子司業。且將大用。而國事去矣。閒道來歸。備歷艱險。自是閒居三紀。逮事二親。猶二十年。北來達官聞譽。望觀丰采。禮之如天人。諏訪相屬。或延致。或就見焉。意度安舒。威儀整暇。不待交談。人已起敬。清言亶亶。每至夜分。雞鳴復興。了無倦色。少年高科。常懷謙抑。篤志嗜學。一如未仕處。太學時有同舍先達。獮介人也。數舉前脩。格言相警發。持己接物。資益維多。佐洪府時。歲飢。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藉富戶賑貧民。駁之曰。萬蟻固可憐。一牛何罪而死。衆稱善。噫。有德之言哉。官祕省時。閱官書。愛二郭氏。中庸郭遊程門。新喻謝尙書仕夷陵。嘗傳其學。將由謝派郭以嗣其傳。故於大學中庸等書。閒與世所宗尙者異。義生平著述。積藁如山。演繹舊聞。敷暢新得。有圖有贊。有講義。諸篇悉錄。諸木當路好事者。往往取去。年六十八。微疾。端坐而逝。越六十歲。在單闕。日次星紀。月離天街。啓殯。葬於思莊之原。祖考瑛。迪功郎。考士雲。宣義郎。祖妣黃氏。妣蕭氏。娶黃氏。敖氏。俱封孺人。子男三。本彊。本正。本成。女四。壻胡簡。徐敖。孫男五。元衍。公衍。宗。

衍。師衍。祖衍。女六。伯兄立言。國學進士。好讀易。纂諸儒所傳成一書。澄。撫州授文時所貢士也。後三十八年。始拜座主於清江之客舍。一覲容貌。心醉神融。喟然曰。世有斯人。與世有斯人。與廊廟器也。福德身也。蓋雍容和粹。氣象彷彿河南程伯子云。昔關西張子卒。私謚明誠。中子質之。程伯子。司馬公弗可。遂止。黎之孤暨門人。以王文中爲比。以元中易名。伯兄詳其事爲狀。傳於世。諸孤約其文爲誌。納於壙矣。噫。孟有貞曜。陸有文遇。河汝而後。已疑有脫誤。然澄亦門人也。而弗得與斯議也。乃稽狀與誌。撮其凡於碑。爲墓墜。銘曰。維德之半。玉色山立。師詹鳳儀。疇茲麟泣。斯焉斯逢。斯逢斯豐。猗歟元中。有百世公。





中 庸 本 解

附 提 要

楊 夏 驊 述

中庸本解

本館據畿輔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 中庸本解序

予自髫年入塾。讀四子書。論孟經。父師口授。必逐句索解。誦讀時求之於心。亦有自得其解者。惟中庸一書。則懵然不知所解。稍長。讀朱子章句。博覽匯參。諸講本鑽研有年。終不甚解。操筆爲文。不過恪遵章句。人云亦云。從性理諸書。襲其字句。從諸家制義。掇取餘瀋。以前人之解爲解。雖幸掇科名。而其不解者。若行年及壯。罷居林下。以筆耕爲事。間攷注疏。中中庸原解。始知朱子章句。更其解者過半。解之得失未辨也。潛心玩索。偶於白文得解。參之章句。則反不解。時於章句求解。質之白文。又多不解。旁徵或問語類諸書。解說愈繁。而益增懵懂。迨其後。盡捐成說。咀味白文。恍然若得其解。積之二十餘年。觀李安溪中庸章段。鄉先輩王蕉園中庸臆測。任邱邊育之中庸說。皆不盡沿舊解。而各有真解。諸家之解。與予之所解。不無異同。然一知半解。固二十餘年所心解也。心解之解。以白文解白文。中庸之本解也。問用漢宋元明諸儒及國朝諸家之解。但不謬於白文。亦中庸之本解也。乙丑秋七月。家居無事。隨解隨錄。書成名之曰本解。客有嘲予者曰。讀書爲舉業計。子以不解得第。何必索甚解哉。子應之曰。唯唯否否。

同治乙丑仲秋之朔。晉州楊賈驊謹識。



# 中庸提要

中庸全書。以道不遠人句爲宗旨。言人必溯原於天者。戴記禮運篇夫子之言曰。人者。其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也。又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子思明道。必原於天地而兼鬼神以立說者。大旨皆宗此義。天命之謂性。即天地之德。命字已該交會秀氣在內。仁者人也。即天地之心。喜怒哀樂。即五行之端。而慎獨二字。尤示人節欲以踐形而盡性之要旨也。全書中以仁者人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兩人字爲樞紐。曰人莫不飲食也。曰以人治人。曰不可以不知人。曰待其人而後行。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每段提掇人字。皆以闡道不遠人之旨。書之首以天起。尾以天結。言天言天地者。不一而足。言知人即言知天。言人之道即言天之道。皆闡天人合一之旨。而鬼神爲德。又以闡天人合一之真機也。配天者聖。浩浩其天者聖。而別無所謂道。別無所謂聖也。待其人而後行。聖人亦聖乎人而已。人者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也。所以爲人者仁也。人所以能仁者誠也。性爲人性。道爲人道。教者教以爲人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子思明道。所以存人也。因其不遠人。而目之曰庸。謂之曰不可離。始於慎獨。極於參贊。祇完得生人本來面目。毫無加損於其間焉。子思以中庸名書。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庸字於道不遠人章點睛。自係全書宗旨。率性之謂道。道字杜皓切。從陶上聲。說文。所行道也。廣韻。理也。衆妙皆道也。合三才萬物所共由者也。從

廣韻解爲確。天地之道。聖人之道。不得解作路字。道卽性也。而謂之道者。以性中之條理見於倫常者言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首章言天下之達道。問政章亦言天下之達道。道非有二也。達道祇此五者。發皆中節。以性情之正見於倫常者言。正道所由達也。劉氏彝曰。天地之氣。大之爲山嶽河海。小之爲動植羽毛。其於人也。內之爲五臟。外之爲五事。性之爲五常。類之爲五品。五臟五事。人所稟於天之氣也。五常。人所稟於天之理也。理氣合而道之名義以著。天人合而道之源流始彰。德不外於五品。外五品以言道。非中庸所謂道也。道不遠人。人所以爲人者。倫也。道所以爲道者。亦倫也。故天下至誠章。不曰天下之達道。而曰天下之大經。夫子言君子道四。以事父事兄事君交友盡之。此中庸言道之統宗也。先儒解道字云。日用事物當然之理。又云。道者天理之當然。立說空洞無著。而子思明道之旨晦矣。

中庸言道之書。實言禮之書也。禮與道異名而同實。道非精微。禮非粗顯。危微十六字。係僞尙書中語。宋以來理學諸儒。實爲帝王心法。遂析禮與道而二之。說愈精妙。義愈支離。無怪明季講學者之盡入於禪也。史臣之贊堯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此大學言德所本也。皋陶之告禹也。曰。天敍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禮之名始此。庸之名始此。和衷之衷。傳所云人受天地之中以生也。中之名亦始此。此中庸言道所本也。君子之道四。不外父兄君友五典也。卽五禮也。大哉聖人之道。卽繼以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聖人之道。非卽聖人之禮乎。問政章曰。禮所生。禮字與上文仁義字一例。禮者。天敍天秩之本於性也。等殺者。天敍天秩之著於事也。首章特標中節之和。則知天命謂性。卽命以敍秩。而中節者。惇典庸禮。故謂之天下達道。戴記云。師也過。而商也不及。禮所以制中也。義皆與中庸脗合。全書中言宗廟之禮。郊社之禮。言崇禮。言議禮。言說禮。學禮。皆以禮爲道之證。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忠信卽誠也。義理則自發育峻極。以至達道。九經皆是惡文之著。禮後之謂也。篤恭而天下平。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析道與禮而二之。而謂帝王傳授。別有心法。則中庸何不引堯之執中。而引舜之用中。危微精一。夫子何無一言及之乎。不學中庸之學。而學僞孔傳之學。不學堯舜孔思相傳之學。而學荀子道學之學。道之不明不行也。道家者流。亂之。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又亂之。紫陽中庸序。誤信之。而曲爲說以附會之。不求道於中庸全書之中。而求道於中庸全書之外。宜後儒之譏爲支離也。或曰。制度文爲。豈足盡道之妙。則天敍天秩。非卽性之謂乎。五常之性。禮不與仁義智信並列乎。舍禮而言道。謂之不知道。並不知性。人心惟危二語。出於道家。見李巨來

紱古文尙書攷  
附錄於左。

古文尙書攷云。古文尙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蓋漢魏人贗作。朱子亦常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卽此數語。可證其贗。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尙書語也。梅鷺嘗言之矣。余覆攷之。蓋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

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爲證。則尙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燬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尙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強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者。蓋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無稱易詩書春秋爲經。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爲儒家。而黃老爲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沖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尙書也明矣。大名崔東壁述曰。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則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當行之路也。今以人心爲道心。已不可。況謂人心之外。別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謂心有操舍。思不思則可。謂有兩心。則不可也。聖賢之教曰。存心曰盡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盡。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爲不美。而於此。外別求一心者也。惟莊子佛氏。乃以心爲己累。而謂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則蔑視人心。而別立一道心之名者。乃異端之說。而非聖賢之教也明矣。崔東壁唐虞考信錄云。漢儒所傳之古文尙書。謂史。漢所稱馬。鄭所傳之孔壁古文。非隋劉焯所傳之僞古文孔氏傳。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堯之讓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用庸。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績以安天下耳。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其庶載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績以終堯之功耳。亦未嘗以天下爲重。而欲其常保而無失也。下至湯武之



誓亦但以救民撥亂爲言。絕無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時。周公召公。迭進相誠。始多做以保守先業之難。此爲守成之主。賢人以降言耳。固不足爲唐虞大聖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無逸。猶僅微露其意。惟召誥乃諄諄焉。吾故讀尙書。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聖賢之淺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又曰。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然則天祿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論語所載堯命舜之詞。乃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堯授舜以天下。豈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窮。舜之不令四海困窮。又豈徒爲永於天祿計哉。且舜固嘗讓於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讓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讓之於夔。龍。垂。則讓之。戠。戠。伯與。益。則讓之。朱。虎。熊。羆。是知古之聖人。其於進退得失之際。無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時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職之罰也。三載考績。雖有黜陟之文。然此特爲庶官言之。非此數聖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讓不居。而堯乃以天祿永終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耶。孟子曰。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又曰。莫之爲而爲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爾。若禪讓時。則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於百揆。百揆時敘。不徵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師。始稱天以令衆。然曰。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乃曰。天用剿絕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未有不徵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遠。人道邇。天無迹而難憑。人有爲而共見。豈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歷數爲據。使後世篡竊者。藉以爲口實乎。無怪乎曹丕之自謂知

舜、禹而晉、宋以後篡弑之主之咸徵符瑞也。且歷數在躬。於何見之。於民之視聽見之。則何不言人之所共見。而但言人之所不見乎。孟子曰。湯執中。記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無定位者也。故必酌乎兩端。乃有中。然此皆論古人云爾。自事後觀之。則爲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執中。則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爲中。中不難於執。而難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謂中。雖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謂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絕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詔之乎。且堯典紀堯禪舜之事詳矣。此文果係堯命舜之要言。果係帝王傳授之心法。較之璿璣玉衡。封山濬川。孰爲輕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載乎。曰。然則論語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尙書深信之。然至呂刑。稱伯夷之播刑。則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頌深信之。然至闕宮述太王之翦商。則吾不敢信矣。固因其爲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敘者數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傳聞失實。乃理勢所常有。故此章紀湯武事。皆不謬於聖人。而紀堯舜事。獨可疑。遠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論語本兩篇。篇僅一二章。魯論語以其少故合之。蓋皆斷簡無屬。附之於論語之末者。初不知其傳自何人。學者當據尙書之文。以考證其是非得失。不得概信爲實然也。

中庸與孝經相表裏。道盡於五倫。五倫莫大於孝。舜之大孝。格天之道至矣。武周達孝。治天下之道備矣。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知人知天。皆不外事親而得之。一舉足而不忘父母。一出言而不忘父母。道不可須臾離。孝不可須臾離也。張子作西銘。藉事親之誠。明事天之道。道理尙隔一層。子思明道。直以孝字該盡。

古今帝王聖賢皆孝子也。孔子曰：所求乎子，事父未能，傳授心法，在孝經十八章，不在偽書十六字。中庸其至矣乎？至字與費隱章三言及其至也。及至道，至德，至誠，至聖，無聲無臭，至矣。至字，血脈皆通，至極至也。大哉聖人之道，章言道中庸，先言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致字盡字，極字皆與至字之義，昭合中庸。其至，卽指廣大精微高明言。君子中庸句，註亦以精微之極致訓之。極確，舊解於中庸其至至字訓曰：恰好，語便鶻突。於及其至也，至字訓曰：道之盡處。又曰：不知不能，是沒緊要事。又曰：夫婦所知能與聖人所不知能，總在粗淺細微處看，則與前後至字之解自相矛盾。蓋欲迴護聖人，不得不曲爲之解。夫君子之道，總是關係倫常事，愚不肖之知能，天命之性，良知良能，固不遺於愚不肖也。章句下居室之間四字，解已蒙混。王已山謂舉倡隨之大概而言，大全史氏直以形交氣感當之，泥定夫婦二字索解，真可噴飯。聖人不知能加有所字，卽就精妙處看，亦不必盡於聖人。堯舜不能使子不爲朱，均武周不能使弟不爲管。蔡孔子不能使君不爲定，哀皆聖人所不能，所不知，亦可類推。羅整庵曰：以問禮問官爲孔子不知，既問是仍知了。以孔子不得位爲不能，似孔子非無意得位，特阻於力不能，尤未當。天高地下，罔測所窮，古往今來，莫窺其始。是聖人有所不知，有教無類，下愚不移，博施濟衆，堯舜猶病，是聖人所不能。按章句沿侯氏之說，整庵駁之極當。然解聖人所不知，尙嫌寬泛，似宜切定倫常說。舜不知象之殺已，周公不知管蔡之將畔，是聖人所不知也。然據羅氏之解，已不得專就粗淺看矣。天地有憾，解云：只在天地形氣上說，也便是粗淺細微一例看，亦非。惟語類云：至是道之盡處，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不知不能，是萬分

中欠一分。不分別深淺精粗看。甚是總之。就人言道。則道以聖人而極。故曰至道至德。就道言道。則道不以聖人而盡。故曰不知不能。天地有憾之道。即察乎天地之道。亦即造端夫婦之道。廣大精微。高明中庸。一以貫之。道體如是。聖人自有不知能。而不知能無害爲聖。大孝達孝九經。皆聖人之知能也。故曰大哉聖人之道。並育並行。不害不悖。皆天地之無憾者也。故曰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中庸言學利困勉。必先言生知安行。言擇善固執。必先言從容中道。言自明誠。必先言自誠明。非徒推尊聖人也。至道即達道。至德即達德。達天德即庸德。天命謂性。自天之人。其本體與聖人同。修道謂教。盡人合天。其極功與聖人同。恐人昧於降衷之無虧。藉聖人以顯其體。而人人得天之本體著矣。恐人疑於踐形之惟肖。藉聖人以立其極。而人人達天之極功彰矣。溯本體之同。以勉功能之極。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正與中庸互相發。

鬼神之爲德。鬼神字與禮運鬼神之會句義同。此處專指祭祀之鬼神立說。使天下之人一節。承上體物不遺。一氣趕出。語氣不容隔斷。則意指不容兩歧。五行之秀氣。即是鬼神之會。鬼神之會。即是陰陽之交。言鬼神。便兼陰陽五行在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氣即鬼神。理即德。鬼神之爲德。即誠也。所謂體物不遺也。聖人因鬼神。制爲祭祀。燔柴泰壇。祭天也。瘞埋泰折。祭地也。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坎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四坎壇。祭四方。此九祭者。皆以祭天地陰陽五行之鬼神。所謂以承祭祀也。萬物本乎天。故天地之鬼神。能體天下之物。人本乎祖。

故宗廟之鬼神亦能體其子孫。子孫得祖父之理以成性。得祖父之氣以成形。猶之得天地之理氣以爲形性。祭法云。因物之精。制爲之極。明命鬼神。指廟享之鬼神言也。玩達孝章。郊社宗廟並言。鬼神須兼二義方備。而此章從天命謂性得脈。則專指天地之鬼神臚於祭典者。祭祀之禮。非聖人作意爲之。皆理之自然而不容己。故曰鬼神使之也。舊解謂鬼神之爲德。無所不包。使天下節就無所不包。中提出當祭之鬼神說。似鬼神有祭有不祭。非是。風雷山澤。廟中祭享。無非鬼神。無不承祭。饗帝饗親。其理同。其事同。將天地之鬼神。看作窈冥昏默。殊乖子思作書之指。



# 中庸本解卷上

清 晉州楊寬驛述

天命之謂性。

天所以爲天者仁也。天所以爲仁者誠也。命者化育之事也。天化育萬物。舉天所以爲天者全而畀之。人得天地之仁以爲心。卽生物之心也。是爲性。故性字從心從生。天一仁也。性一仁也。故曰仁者人也。天之仁一誠也。命於人者亦一誠也。故曰誠者天之道也。氣載理以行。若命令然。就氣言之。則爲天地之化育。就理言之。則於穆不已。天之所以爲天也。性是道之本。下文所云天下之大本卽指性言也。率性之謂道。

率循也。循而不違之謂人。得天之仁以爲性。仁統四端。而物欲害之。則有違其性者。惟循其性之仁。以達於倫常。親義序別。各由其理。如路之當行然。是爲道。下文和也者。天下之達道。與五者。天下之達道。皆此道字。合上一句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性一誠而已。率性則發皆中節。便有明字意。

修道之謂教。

修治也。修道謂教。非聖人修道以教人。乃謂聖人之教。不過使人修道也。率性謂道。人人有此性。宜人順乎道矣。而往往悖乎道者。物欲害之也。性爲天理。縱欲滅理者。必悖乎道。治而去之。則仍復率性。

之本然。其功不外慎獨。所謂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也。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此教字專指夫子之教說。如下所引夫子之言。皆是。此三句以率性句爲主。率性謂道。所謂道不遠人也。所謂庸也。下二節申言修道功夫。自大賢以下。能修道方能率性。故第四節申明率性之義。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性爲人之性。道爲人之道。不率性則離道。離道則非人。故道不可離。必極之於須臾者。注定獨字立言也。嘗論之。性者道之本也。喜怒哀樂未發。渾然是性。何至離道。人之離道。由喜怒哀樂發而不中其節。則物欲害之也。物欲之初萌在獨。獨者發與未發之間。由靜之動。一念獨覺。差毫釐。謬千里。止爭此一須臾。故君子慎之。所謂君子之所不可及。惟人之所不見也。一念之動。非有所睹。非有所聞。至隱微也。而理欲分界。毫不容欺。則莫見莫顯矣。戒慎恐懼。合言之。皆慎也。慎獨是修道扼要功夫。君子所以異於小人處在此。此二節與大學誠意同旨。下節卽申上節之意。能慎獨則無往不慎。以修道之功。復率性之理。而日用之地。天命常行矣。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君子修道。則喜怒哀樂。無非率性之道。卽無非天命之性。其未發也。無過不及者。無其形而有其理。傳所謂受天地之中。是性之本然也。其已發也。本中之理以爲之節。易所謂保合太和。是率性之自然也。



中爲大本道由性出。和爲達道。道以性通。本卽道之本。中和皆中庸中字之義。但分存發兩言之耳。天下之大本達道。不外率性而得之。則道之不遠人可見。而道之至庸亦可見矣。此達道卽五者天下之達道。道無二道。或就人情看。或就事理看。各立一說。未發謂中。此心同。此理同也。不同處在已發後。玩白文一而字可見。故致中和非兩項功夫。只一慎獨盡之。分存養省察看者失之。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一慎獨而未發者不搖其體。中之至也。卽和之存也。已發者不乖其用。和之至也。卽中之發也。致字功夫。慎獨盡之。此句只作現成看。中和以氣言。理卽氣存。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者。天命謂性。中和卽在性中。不爲物欲所害。則倫常之地。天命常行。天地一中和也。人一中和也。人與天地成位矣。萬物育於天地之中。卽育於君子之中和。是修道之全功。實率性之本分。無加毫末焉。天地位所謂與天地參。萬物育所謂贊天地之化育。至誠盡性節正發明此節之義。互看自明。不必另立一解。

上五節爲一段。全書道理皆括其中。章句云。欲學者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外誘之私。而充本然之善。極得立言之旨。但中和不得看作兩樣道理。致中和不得判作兩項功夫。與孔子論仁。孟子論性之旨。皆未脗合。此段雖未露出庸字字面。而覲定道不遠人之義。以立言。則率性正是庸字骨子。言君子便與小人相對。故下文直接出君子中庸。謂變和言庸者亦失之。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君子率性之人也。中庸率性之事也。小人悖性之人也。反中庸悖性之事也。君子而時中。君子字內包得慎獨意。能慎獨則喜怒哀樂之發無往不慎。隨時處中。由畏天命來。所謂發皆中節也。道難於中。中難於時。所謂上律天時也。所謂時措之宜。溥博淵泉而時出也。變動不居。正從小心做出。此其所以中庸也。小人無忌憚。小人字內包得不慎獨意。不慎獨則喜怒哀樂之發無往能慎。無忌憚者不知天命而不畏。則肆意妄行。此其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之分。以中庸斷之。實以慎獨斷之。學者欲不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不可以不中庸。尤不可以不慎獨。按此段次節白文無反字。講家皆從相似看出相反。與論語論和同周比驕泰之旨頗合。玩末章小人的然日亡。則小人非卑污一流。然首節既云反中庸則相似與不相似。都渾括其中。如下文索隱行怪爲道遠人。皆不從相似處立說。宜從王肅本加一反字爲是。自此以下至雖柔必強。皆子思引孔子之言。

此兩節爲第二段。先辨君子小人之分。與上段兩言君子相應。指出無忌憚。與前慎獨字相應。人欲爲君子。要慎獨。欲不爲小人。要防無忌憚。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尊德性節曰。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致盡。極字皆是至字意。中庸其至。道之庸卽道之至。至廣大也。至高明也。至精微也。庸字至字全書之要。下文及其至也。至道。至德。至誠。皆至字脈絡。書尾以至矣結之。與此至字相應。庸則易能。必能久始能至。不能期月守。服膺弗失。不流不倚不變。半途而廢。邈世不悔。

等皆與久字反正相應。以鮮能爲句者失之。

此節爲第三段。引夫子之言。以中庸望人也。下文言夫婦可與知能。則民非無能焉者。但能久爲難耳。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我知之矣。直注下節。鮮能知味。句住。上節煞腳語氣颺起。至下節方有著落。道有其味。命於天。率於性者。道之味也。知味則知未發之中。既發之和。一依天理之當然。而不安於過不及。知愚據所知以爲道。而道愈不行。賢不肖據所行以爲道。而道愈不明。任氣稟之偏。昧性命之正。職是故耳。

此二節爲一段。見人不知道之率性。故失於過不及者多也。註中以道爲不足行等句。勿泥。蓋智愚賢不肖亦自以爲道。但不知率性之本然耳。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道其不行。由智愚賢不肖無生知之質。憚下學之功也。道以行而明。說不行便包得不明意在內。如朱子之說。當云由不知故不行。蓋以道言之。則道之行卽道之明處。不可云先明後行。以人之體道言。則智愚不能知道。固不能行道。賢不肖不能行道。亦由不能知道。人不能知道行道。則道因以不行。

此段歎道之不行意。以舜之生安。固不易得。而擇守如回。強如子路。皆可以任道。則不行者猶望其

行也。此一節直喝起下五章。謂單頂智愚一邊以起下章者失之。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舜之大知，兼知行兩義在內。以性質言，非專贊其智也。哀公問政，章註云：生知安行者，知也。天下至聖，章註云：聰明睿知，生知之質，皆此義也。好問好察，隱揚執兩，則知無過不及矣。用中於民，則行無過不及矣。其斯以爲舜，斯字指中說。言舜之爲舜，一中盡之。知與行不離於中，由問察而得，實不思而得也。由執兩而中，實不勉而中也。舜者，從容中道聖人也。舜之大知不可學，而問察隱揚可學，執兩用中可學，則舜終可學，自舜以下，猶望其能行也。

此段舉舜爲君子中庸的樣子。舜所謂誠者之聖人也。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下文引顏淵、子路，所謂學利困勉也。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每段皆兼知行兩義。朱註以此節爲知無過不及，回之爲人節，爲行無過不及者失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人皆曰：予知，智愚賢不肖皆自以爲智也。常人質異生安，而聰明自詡，不肯實下修道功夫，不能期月守，是尙守得一二時，但不能久耳。不能久，仍是不能守，亦並不可謂能擇。知之不真，守之不力，此道所以終於不行也。俗解以此節猶云：道其不行矣夫。係泥舊說，單頂賢不肖一邊說。失之。蓋道貴於行，行便無不明。擇而不守，由質異生安，又無學利功夫。故下文引夫子贊回，作一學知利行樣子。擇乎中

庸句緊頂子知說下。便是聰明作用。非學問功夫。

此節見生安以下。質美而不學。終無望於道之行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擇乎中庸。學而知也。得則服膺。利而行也。弗失則能久而中庸之道在我矣。生質如舜。則道以生安行。復執如顏。則道以學利行。而中庸非不可能矣。能擇能守。顏子正善於學舜者。舜不思而得。顏子以思而得。舜不勉而中。顏子以勉而中。拳拳服膺。正形容其勉處有學利之功。則智以知此。仁以體此。道不終於不行。信乎中庸之可能也。

此節引夫子之贊回。以見人實用修道功夫。猶可望道之行也。註補真知字。未免添設。顏子能擇能守。由克己復禮來。非禮勿視四句。卽慎獨功夫。故要學顏子在去人欲之私。觀下兩節註。一云無一毫人欲之私。一云自勝其人欲之私。可見。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夫子立言之旨也。子思引之。專爲引起強字說。不可能。正要使人知所以能。道以生安行。則舜能之道。以學利行。則顏能之道。以困勉行。則質不如舜。學不如顏者。皆能之。自強不息。儒夫有立志。則不可能者亦可能也。可均可辭。可蹈。終未免理欲夾雜。中庸則純理無欲者。始能之。自然無欲者。聖人也。勉然無欲者。大賢也。不能無欲。而自勝其欲。以幾於無欲。則大賢以下。皆可勉。

焉。故曰自勝者強。首段以慎獨爲言者以此。

此節爲大賢以下言之。困而知。勉而行。則道亦非終於不行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枉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南強北強。雖是囿於風氣。終是人欲之私爲之。寬柔不報。含忍處皆自私自便之意。死而不厭。逞血氣之勇。亦由私欲用事故也。和而不流。與人者純乎中庸。中立不倚。持己者純乎中庸。兩項將道理一齊該括。變卽變其不流不倚者。塞字舊作充實解。朱註改作未達解。是抑塞之塞。朱說是有道之世。人多奮志功名。不得則熱中。因塞而變者有之。無道之世。君子自安於塞。然險巇多端。非真能豎起脊梁。終恐打熬不過。至死不變。所謂守死善道也。所謂能久也。四言強哉矯。見而所當強在乎君子中庸也。中庸至道也。亦至德也。故下文引子言以申君子中庸及中庸其至之義。

此節引夫子言君子之強。見學能自強。則困而知。勉而行者。皆可進於中庸。皆可成爲君子。而道非終於不行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

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於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索隱行怪，反中庸者也。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能中庸而不能久者也。依乎中庸，則須臾不離中庸矣。體道者，本非致人之知，動一見知之念，必有悔心。悔則半途必廢。遯世不悔，久之至也。能久，方是能依。方是能中庸。故曰：君子中庸，君子成德之人，聖則德造其極之名也。君子依乎中庸，故以道爲君子之道。費而隱，緊跟上節說。費猶費用之費。張子、程子以日用解費字，甚確。費字承依字來。隱，隱晦也。承遯世不見知來。所以費者，因道之庸，所以隱者，因道之至。三言及其至也。卽中庸其至至字。夫婦字勿泥。語意重，愚不肖上，可與知，可與行。古今忠孝節義，愚不肖者，率其性爲之。有學士大夫所不及者。此道之所以爲庸。卽道之所以費也。聖人不知能天地之憾，要有所二字。一聖之知能，不必兼羣聖之知能。前聖之知能，不能該後聖之知能。後文所云考三王俟後聖，正知能有不盡處。天地有憾，在化育上看。惟有憾，故須人贊其化育。以道之至而論，則不知能者，無非當知當能有憾者，必當無憾。道爲聖人，天地不能盡之道，率性之本體如此。安能見知，此其所以隱也。君子非能盡聖人天地所不能盡，而能語聖人天地所不能盡，大莫載，小莫破。卽此是庸。卽此是至。卽此是費。卽此是隱也。朱註居室之間四字太泥。以問禮問官爲不知，以不得位爲不能，以覆載生成之偏爲有憾，語皆粗淺。前人駁之已悉。此二

節承上依乎中庸節而申明之。非另立一義。察字從隱字轉出。隱。晦昧。後文所云闡然。察昭著。後文所云日章也。言君子之道。雖遯世不見知。而實未嘗不昭著。蓋道之本體。由率性來。一物有一物之性。一物即有一物之率性。率其性者。率其天。全體呈露。妙用顯行。活潑潑地。皆道之察也。引詩就道之本體言察。下文方就君子之道之察言之。造。始也。端。緒也。端即察之端。夫婦字勿泥。指愚不肖之可知。能者言。至庸也。而推及其至。則察乎天地之道。即此造端夫婦之道。即庸。即至。所謂中庸其至也。上兩及其就道上。大概論其至此。一及其實就君子身上論道之至。兩言君子之道。緊承君子依乎中庸說下。故四節口氣。皆有詠歎淫泆之致。分作兩章失之。造端夫婦。庸也。引起道不遠人一段道理。察乎天地。至也。引起大孝受命達孝治國及問政諸段道理。三及其字。則卑邇高遠之義也。

自仲尼曰至此。爲一大段。以君子中庸句爲主。中分生安學利困勉三等。其人皆君子。其道皆中庸。末仍歸到君子依乎中庸。而就中庸之至。詠歎作結。章法渾成。朱註分知仁勇看。似合一聖二賢。方完得三達德。立說未當。又以費隱字貫下諸章。理尤恍惚。或問詰察字云。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章句又云。此理之用。自相矛盾。讀者但爲制藝計。無怪其習而不察也。章句以此四節爲子思之言。殊無所據。謂申明道不可離。義亦欠切。以文義語氣求之。似與上三節併爲夫子之言。未便分爲兩章。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邱未能一。



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中爲堯舜以來相傳之統。子思述所傳於夫子。尤重在庸字。前一大段言時中。言用中。言過不及。雖兼庸說。而發揮中字詳盡。此段從庸字立論。道不遠人。是庸字鐵板註腳。庸德庸言二句。全書點睛處也。章句云。道者率性而已。詁不遠人之義極透。次節言道不遠於人之身也。人還其人。設人之外別有道以治人。則道遠人矣。故改而卽止。三節言道不遠於人之心也。中心爲忠。天下之大本也。如心爲恕。天下之達道也。不願勿施。亦有中節而無所乖戾意。曾子云。夫子之道。忠恕而已。故曰。忠恕違道不遠。言忠恕卽道。猶云雖不中不遠也。君子知道不遠人。體諸身爲庸德。矢諸口爲庸言。何也。身爲子臣弟友之身。心爲孝於父。忠於君。弟於兄。信於友之心。亦求其能焉而已。求尋求也。所求乎子以事父爲句。下三項做此。求諸己而未能。則必求其能。能在德。不在言。故德貴行。言貴謹。謹之至而不敢盡。所有餘。正行之力而不敢安於不足。言照顧其行。恐徒言不得爲能也。行照顧其言。必敦行始可謂能也。八句承上未能。層層逼拶。言行平列。而語氣側重行上。君子胡不慥慥爾。亦是敦行不怠意。故下文卽承此句。

說君子素其位而行。素，讀爲儻。鄉也。其位如下文所云是也。行，卽庸德之行。不願乎其外。用心篤實。所謂慥慥也。四行乎，皆指子臣弟友之道言。自得者，自得其所以爲人也。道率於性，行得一分道，卽盡得一分性。孟子所云深造自得，亦此意也。不陵不援，心專在行，自不暇陵援也。正己者，正其子臣弟友之己行處，卽是正處。不求於人，無一毫爲人之見存也。不怨不尤，心地光明洞達，不染纖埃，是不願盡處。正是慥慥盡處。不遠人便易，如道路之常行者必易也。遠人便險，如道路之不常行者必險也。居易俟命，君子之心，盡其在我。若不知有命，然篤實之至也。行險徼幸，小人之心，逞私悖理，妄與命爭。與慥慥者正相反。以夫子此言觀之，則道歸於庸，而君子小人之分，以不遠人與遠人斷之而已。君子中庸節，從心地上辨君子小人。此節從行事上辨君子小人。

此段承上造端，夫婦引夫子之言，以明道之至庸。卽下段所謂卑邇也。朱子斷君子素其位以下爲子思之言，亦無所據。玩語氣文理，似頂君子胡不慥慥爾一氣承接，而以君子小人對結。章法義理較爲穩當。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失諸正鵠。失諸遠也。反求諸身。知失正鵠之有自也。反譬以引下節。君子之道。庸道也。亦至道也。至即由庸而至。則欲極其至者。必自庸求之。卑邇譬庸。高遠譬至。兩節皆夫子之言。此子思引詩以明道之庸也。妻子合。兄弟翁。道極平常。人人當求諸身者。庸之至也。引七章四言。兼引八章兩言者。室家宜妻孥樂。而後妻子兄弟之道真無不盡也。又引子言以明庸行之全也。父母其順。而盡道於家庭者。始無少虧。後文云。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則父母之順。不盡由和妻子宜兄弟。朱註云。夫子讀此詩而贊之。語無所據。不可從。又以妻子兄弟爲卑邇。父母之順爲高遠。說亦牽強。子思引棠棣之詩及孔子此言。總以明道之至庸。所謂卑邇也。非以父母爲卑邇。自道言之。則見於家庭者。是卑邇之象也。後文言大孝。言達孝。皆本諸此。此引夫子之言鬼神。以明道之至察乎天地也。鬼神指祭祀之鬼神言。燔柴祭天。瘞埋祭地。以及四時寒暑等祭。其鬼神卽陰陽之靈也。使天下之人節承體物不遺。一直接出。則鬼神非空言二氣可知。爲德德字。暗指誠說。誠卽能屈能伸之實理也。體物而不可遺。非鬼神不遺物。乃物不遺鬼神。非不能遺鬼神。乃不可遺鬼神。使天下之人。是鬼神之體物也。引詩云。不可度不可射。是人之不可遺鬼神也。鬼神之體物以誠。人之不遺鬼神亦以誠。微之顯。而不可揜。實理實心皆然。言鬼神卽是言天地。鬼神之誠。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人心之誠。所謂誠之者人之道也。道察乎天地。誠通乎鬼神。是高遠之象也。後文言受命。言制禮。皆本諸此。

此段引夫子之言。以明進道之序。又引詩及子言。將卑邇高遠先兩開指點。下文引大孝受命。達孝

治國申明必自之旨。總見道之至。卽道之庸。離庸無所爲至。以明中庸其至之義。註疏本以道不遠人。至行險徼幸。總爲一段。射有似乎君子。與君子之道二節相屬。詩曰節。疏云。記人引此。父母其順節。疏云。因上和於遠人。先和室家。故此一經次之。未嘗以此爲夫子贊詩也。朱子援大學說詩之例。臆斷爲贊詩之語。殊覺無據。鬼神之爲德段中。引抑詩。疏云。記者引詩。則非夫子所引矣。朱子以爲前後皆夫子語。今從之。因夫子卑邇高遠之說。遂引詩詞及子言。分開指點。卑邇處兼一家言之。方盡高遠處。就鬼神說。該括一切。而以誠字暗作關紐。絕世妙文。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

孝經云。孝德之本也。論語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亦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雖德之一端。而衆德皆由孝出。故孝庸德亦大德也。夫子稱舜大孝。必曰德爲聖人。孝大者德亦大也。尊富饗保四句中。藏得受命意在。必得者。天主因人主受也。詩曰節。疏云。作記者引註大德必受命之義。則此段話非盡出於夫子。朱子以爲皆夫子之言。今從之。受命兼尊富饗保位祿名壽說。不必專說爲天子。觀嘉樂詩。成王已爲天子。亦曰保佑命之。可見。

此段及下二段。朱註云。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及其至。極得子思引言明道之旨。此二段道理。爲推

以及其至。則中庸其至至字。不得泛作恰好解。及其至也之至。不得誤作盡頭解矣。道不遠人。明是說道之庸。不得誤作說道之費矣。此註下文增見道之用廣也。三語臆撰一解。以附會前說。謬矣。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無憂節。疏云。聖人以立法度爲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玩此註。則此節專重子述。引起下文纘緒成德。不得以文武周公三平看矣。纘緒有天下兩開看。非以有天下爲纘緒。纘緒事散見詩書國語云。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和。事神保民。莫不欣喜。亦其義也。纘緒非有意於得天下。而天時人事之會。有不容不順天應人者。國語云。庶民弗忍。欣戴武王。以致戎於商牧。武王之有天下。以此。不失顯名。亦以此。蓋有天下亦纘緒中一事也。註引武成肇基王迹。其勤王家。自屬可據。又引魯頌翦商之語。似大王已有意代商。武即纘此代商之緒。則於季其勤文服事。皆悖戾不通。讀者審之。武之尊富饗保。便是後來制禮規模。說者據武成文。謂武王有天下時。大王。王季。文王業已追王。故下節周公制禮云成文。武之德。纘緒及於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即大王。王季之緒。則武之德。即文之德。成武之德。即以成文。

之德也。追王上祀，固以成續緒之德。禮達於下，使凡爲子者皆得自盡，亦推續緒之心，以成續緒之德也。期之喪句，墊起下文，不重，重在無貴賤一也。庶人之孝，無異天子之孝，故天子之禮達爲庶人之禮，公之成德，與武之續緒，光明洞達，周浹旁皇，皆以文王之心爲心而已。故下段卽以達孝贊之。續緒制禮，雖兩開說，實則制禮亦是終續緒之事，故以成德爲中間樞紐，而統歸於子述。下文專就制禮詳言之，非詳於公而略於武也。

此段與下段雖分引子言，子思明道之意，則與下段合爲一段看。此段爲達孝作引，下段就制禮說到治國，則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達孝達字，朱註通謂之孝，義似粗淺。據前後文觀之，則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孝之達乎下也。事上帝事其先，孝之達乎上也。較爲切當。繼述卽前子述之述，繼亦述也。緒曰續，德曰成，皆繼述意。下文所制祀先之禮，卽前上祀之禮。統先王先公在內，前略言之，此詳言之也。春秋節是祀禮前一截事，宗廟

之禮節是祀禮正位事。二節或分時祭。禘祭言。然修其宗廟四句。禘祭亦然。蓋互舉以備其義。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所謂繼述也。所謂誠也。贊爲孝之至。惟其誠所以至。惟其至所以能達。仁人饗帝。事天如事親。孝子饗親。事親如事天。事上帝從孝字推上一層。雖上文未及此義。亦包在孝字中。兩所以字。禮之義也。明乎禮中之義。則饗帝饗親與治國無二理。此所以孝爲庸行。而推以及其至。則無所不該也。

此段與舜其大孝一段同義。孝庸行也。而舜之孝可以受命。則理之廣大高明精微者。卽在孝中。武周之孝可以治國。則事之廣大高明精微者。亦在孝中。由庸行推之。以極其至。發揮中庸其至之旨。無餘蘊矣。





# 中庸本解卷下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按孔子家語：成功一也之下，有公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

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其人人字。專指君言。人道卽下文修身以道也。爲政在人。人字方指臣說。取人以身。則仍歸重君上矣。修道者。去其悖乎道者。求合於道。與篇首所云修道義同。率性謂道。仁卽性也。私欲害仁。則悖乎道。故修道以仁。篇首所云慎獨。亦此義也。仁者節承上修道以仁而申言仁也。人之性。有仁有義。有禮。修道何爲獨以仁也。仁者人所以爲人也。全乎仁。始全乎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生。所以爲人者。不外是也。愛之理無不徧。而親親爲大。故修身必以此也。仁之裁制處爲義。義卽仁中制事之宜也。事之宜無不該。而尊賢爲大。故修道不必言以義。義卽在仁中也。仁之節文處爲禮。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卽仁義所生。究無非一仁所生。故修道不必言以禮。禮亦在仁中也。君子指爲政者言。不可以不修身。由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也。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由修道以仁。親親爲仁之大故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字卽仁者也。人字。知人之爲人。不外於仁。則事親者。仁其親。非定省虛文可託矣。思知人。可以不知天。天之所以爲天者。仁人之有是仁者。卽天。知人則知性。知天則知命。性命之理。統於仁。知此則修身事親。自不容己。而取人爲政。無難焉。故曰。人道敏政。天字伏後文誠字。人之眞實無妄者。天也。朱註。知人知天。說太支離。後文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與此節。天人義同。質諸鬼神節。知天知人。與此節。知人知天。義亦同。天下之達道。五兩節。承上修身以道二句。而申言之也。中庸全書言道。惟此處指實言之。前後凡言道。多與此道字義同。不可概以理字代之。說入空虛窈冥一路。前言修道以仁。此言達德。兼言知仁勇者。知勇皆以成仁。專言之。則爲仁。分言之。則爲知仁勇。猶前仁者人也可。專言仁。亦可兼義。禮言仁也。上言所以行之者三。下文言所以行之者一者。一卽仁。跟上文修道以仁。則知以知此仁。勇以強此仁。行之者一。故修道專言以仁也。朱註以一爲誠。則對君不宜作含糊語。何故不言誠而言一。況不誠則私欲間之。改作不仁。則私欲間之。尤覺明切。且與修道以仁來脈相應。知道者恃乎知。生學困之知不同。及其知之。則無一毫私欲之蔽。而知皆歸於仁。行道者恃乎勇。安利勉強之勇不同。及其成功。則無一毫私欲之累。而勇皆歸於仁。兩一字與上節一字同。皆指仁而言。以申修道以仁之義。德爲達德。故雖氣稟所拘。有遠乎德者。又有近德之方焉。惟盡人能近德。所以爲達德。修身者。非甘於暴棄。不容以不知不仁。不勇自諉也。力行固足以忘私。而好學以辨私。知恥以勝。

私近智近勇。皆所以近仁。前言修道以仁。此言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其理互相發也。所以修身以仁。所以治人與治天下國家亦以仁。故下文九經亦言行之者一。九經非方策所存。本有此條件。乃夫子撮舉政之大要言之。九經內修身尊賢親親三項。已見上文。敬大臣體羣臣由尊賢推之。所謂尊賢之等。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由親親推之。所謂親親之殺。但前親親指一本之親。殺則由一本以至九族。此親親則兼一本九族。殺則推之仁民。其義亦互相發也。修身以道。故修身則道立。詳九經之事。而歷指其義。爲行之者言也。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羣臣四項。變文作勸者。與仁字意爲切也。行之者一。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亦以仁而已矣。大學言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孟子言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皆此義也。此節由修道以仁引起誠身言仁其身必先誠其身也。凡事指達道。九經言達德。不可以事言也。豫前定也。四項不平。言事行是賓。道是主。事前定事字。指日用一節言。與凡事事字異。道即達道。九經亦達道中事。道可以修身。可以治人。治天下國家。本不窮也。而惟前定始能不窮。前定者。誠於仁也。仁者理也。誠則指理之真實言之。能誠其身。則修道以修身。而取人爲政。無非誠所貫。無非仁所浹。即無非道所暨。故曰前定則不窮。此就在下位者推言之。見前定在乎誠。而明與誠合一。不可偏廢也。在下位指臣說。臣不可不誠身。則君尤不可不誠身也。獲上信友順親。一氣趕出誠身。不誠則不順親。與前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知天義同。反諸身。知人也。誠知天也。善者天性之本然。即前所謂仁也。誠者誠乎此。明者明乎此。以道理言。則明在誠後。以功夫言。則明在誠前。故不明則不誠。

也。誠者天之道。以理言。卽前知天天字。指在人之天說。所謂天命之性也。誠之者人之道。以功夫言。與前仁者人也。人字互相發。知人之爲仁。則自天之人。本來面目。不容自誣。知人之道在誠之。則以人合天。著要功程。不容自諉。有生安之誠。明在誠中。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大知也。大勇也。不必誠之。而自無不誠。天下一人而已。有學利困勉之誠。必誠之始能誠。明在誠前。智以擇善。所以能明善。勇以固執。所以能誠身。擇執功夫。一時並進。故總謂之誠之也。學字有專就知言者。大學中切磋道學。與學而知之。好學近知是也。有兼知行言者。論語學而時習。與此博學是也。下文云。學之弗能。能字兼該知行問思辨。切知是擇善之事。智之事也。篤行切行是固執之事。勇之事也。合知勇以誠其身。卽所以仁其身。此節泛言誠之之目。不專切學知利行說。困知者學之弗能。則學知者學而卽能。問思辨做此。勉行者行之弗篤。則利行者行之卽篤。舉此見彼。省文也。百倍其功。則愚亦必明。智同於聖。生知學知困知。所以知之同歸於仁。柔亦必強。勇同於聖。安行利行勉行。所以成功同歸於仁也。蓋誠同則仁同。仁同則修道修身。取人爲政。無不同。所謂其人存則其政舉也。

此段以仁者人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二句爲骨。近脈從人道來。遠脈從道不遠人來。修身以道。修道以仁。至庸也。治人治天下國家。則極其至矣。仁者人也。率性謂道。庸之甚也。誠者天之道。天命謂性。至之原也。發揮中庸其至之義。切實精詳。以必明必強結之。無人不可爲君子。告哀公者。卽所以告天下萬世也。自道不遠人。以下至此。爲中一大段。皆引夫子之言。皆夫子教人以修道之言也。故本

段內點明修道字。下文子思之言。即承此段揭清性教之義。按此一大段中。朱子或以爲子思引夫子之言。或以爲子思所自言。然按子思所自言處。如君子之道費而隱。承上君子依乎中庸說下。君子素其位而行。承上君子胡不慥慥說下。君子之道譬如行遠。承上射似君子說下文義聯屬。註疏本皆合爲一篇。臆爲割裂。殊乖解書之體。至父母其順矣乎。古本與上文引詩各爲一節。臆揣爲讀詩而贊之。誣古人已甚矣。總之解書者臆造一說。理或可通。如今日課童作截搭題。有發乘矢而後反。孟子曰。西子題。題極無情。卻撰出一段情理。以此作文。不得爲代古立言。若以此解書。未免彌近理而大亂真矣。博學之以下。朱子亦疑爲子思所補。而與上文合爲一章。則仍以爲夫子所言。今自仲尼曰以下。皆定爲夫子之言。各依白文解之。不謬於白文。朱子復起。或亦不易吾言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誠明。明在誠中也。天命以來。誠其本然之體。本然之誠。具有自然之明。此人得於天之理然也。故謂之性。自明誠。誠由明致也。修道之功。明其性之本然。而後實其性之本然。此聖人使人復性之方也。故謂之教。下二句。跟性教而言。誠明合一之理也。誠爲性之本然。明即率性之自然。則明不求諸誠外矣。由教而得明。亦由教而得誠。則誠爲所性。教以使人復其性。而非強人所難能矣。

此節子思承上文善誠身之說。申明篇首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之旨。誠爲人人共得之理。誠之即人人當盡之功。就道理大概說。聖人賢人之分。下文方言之。朱註從註疏說。未當。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盡性性字。卽謂之性。性字。但前性字。泛就人說。此曰其性。專就聖人說。性本誠。明具足。人人有此性。宜人人能盡其性。而不能者。物欲累之。而不克全其性之誠故也。惟生安之聖。氣質清明。無一毫人欲之私。其誠之至。天下莫能加。誠至則明亦至。能盡其性。誠中自然之能事也。盡人物之性。亦盡己性中事。性者一體。萬物必兼。盡人物之性。而後爲盡其性。天地之化育。卽首篇所謂天命。孔疏云。上云誠者天之道。此兼言地者。上說至誠之理。自神妙而來。故特云天之道。此據化育生物。故並云地也。其性。人物之性。皆從化育來。天地賦以性。不能使各盡其性。至誠能盡之。故贊之。贊之則天地定位。聖人成能。而位乎其中矣。故可與天地參。贊化育。所謂萬物育。參天地。所謂天地位。天命之性。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功效之極如此。天下至誠。非有異於人之性。但天命渾全。不以人欲害之耳。

此段承自誠明謂之性而言。與前文引舜之大知同。非推尊聖人。正爲大賢以下。標一至誠能化。樣子嘗論之。天命之性。人與聖同。則性之誠明。亦與聖同。設有不同。聖人之教。豈能強人使誠。惟化育以後。有有欲無欲之分。故誠有至有不至。玩唯字爲能字語氣。是從同見異。上節謂之性。非專指聖人說矣。節內數則字。卽誠則明矣。一則字。見明在誠中。所謂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也。此聖人之事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云者。對至誠看。誠有不至之名也。生安以下。氣稟清濁各異。則物欲之輕重不同。但有一毫人欲。則其誠不至。誠不至則當下不能盡性。而卽性以求誠。所謂自明誠也。蓋誠以理之實言。卽性之理。盡性以見於事者言。卽誠之事。聖人無欲。性渾是誠。故誠能盡性。常人有欲。性有不誠。故仍卽性求誠。曲者性之偏。何以謂之曲。如草木生意。被物壓住。必曲折以達去。其被壓之物。則生機自暢。其次去物欲之蔽。以暢吾之生機。亦猶是焉。是明之事也。曲能有誠者。曲是性。非卽是誠。必致之則能有誠。蓋誠者天之道。人之天命無不誠。誠不至者。欲累之耳。人欲去則天命行。此明所以可至於誠也。有誠就一節言。由一節以復全體。與生安同其誠。則與生安同其明。蓋自明誠者。誠從明生。自誠明者。明又從誠見。形著等。就能誠後看。明則誠者亦誠。則明明之形著明。卽誠之形著明。明之動變化。卽誠之動變化。上節盡其性。盡人物性。皆包在形著六字中。所謂誠之明也。但至誠生而卽然。其次則積而能然。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能有誠。則積而至於能化。此誠之所以爲人道。而教之爲功。人人可聖也。

此段承自明誠謂之教而言。與前引顏淵爲人子路問強同。見人皆可爲聖人也。章內數則字。承致曲看。卽明則誠矣。一則字。就結句至誠看。亦卽誠則明矣。一則字。但誠有漸次。明亦有漸次。與至誠少異耳。惟天下至誠。緊與上節起句相應。人但患不能誠之。不患不爲誠者。人道之盡合於天道。誠之功。所以不容己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前知者。誠之明也。言誠之明。獨舉前知爲言者。明之實事。不外盡其性。盡人物之性。數語。此義已暗包上文。至誠能化。句內不必複舉。至誠之明。非猶夫人之明也。盡性節。尙未直指其明言之。就前知處。贊其如神。正與前文虛實相生。起句不直曰。至誠前知。而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語氣從上文。至誠能化。玩味而出。善不善不直作禍福字解。善者福之徵。不善者禍之萌。知之於善不善。所謂先知也。蓋至誠者。誠乎善也。善與善相迎。不善與善相拒。無心於知而自知。無心前知而自先知。故曰。其道可以如此也。鬼神無私。故微之顯。至誠無私。故知微之顯。贊以如神。誠明之旨。無餘蘊矣。

此節申言誠則明矣之旨也。上節言其次不異於至誠。則至誠之道。至誠無息。兩至誠字。以其次爲主。不專指聖人說。作書者。要人學聖。不空贊聖人也。上節形著明動變化。就誠明義虛說。於其次之能盡人物之性。及贊化育。參天地。未及詳言。故此下三段皆申明上文之意。而以至誠盡性道理。移就其次身上發揮。如朱子天道人道。板板分說。於白文不協。讀者詳之。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者者字。以誠之理言道。卽率性之道。道字自成者。誠卽天命之性。化育之始。人之得成爲人者。恃此誠。有生以後。人之終成爲人者。亦恃此誠。道爲率性。卽誠所見端。前言誠兼性言之。此言誠兼道言之。

其義互相發。自道正是自成處。能自道方能自成。下文所云誠之是也。始之得誠以自成者。天爲之。終之能誠而始自成者。人爲之。人道尤重也。誠者物之終始。物字作人字看。方與上兩自字意貫。始必得是理。方成爲人。故誠卽人所以成。始終必全是理。方成爲人。故誠卽人所以成。終一有不誠。則無以自成。故曰無物。誠之功夫。正在自道。其道處見。不必於言外補道字一層。朱註言天下之物。義涉寬泛。是物亦盡而無有。是終字。卻與上文自成意相悖。人之心一有不實四句。專就人心言。與上訓物之終始各爲一義。柄鑿不入。失解書之體。

此段言誠之之功可貴。申上致曲一節義而結之也。上段其次與至誠同其誠。卽與至誠同其明。則誠可貴不待言。誠有未至。而終不以至誠讓聖人者。有誠之之功在也。此節結句明醒之至。朱註略一之字。但曰君子以誠爲貴。失之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

及其不測。鼉鬪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人之性。以萬物爲一體。誠之自成。以兼成己與成物爲自成。成物亦是成己中事。蓋成己即在成物上。成猶大學明明德即在親民上明。下文云。合外內之道。謂以形言之。則物外己內。以理言之。則外亦是內。未有不能盡人物之性。而謂能盡己性者也。於成己見仁以無私言。而智即在仁中。於成物見智以精別言。而智即從仁出。性之德渾然一理。仁智之名。不過因成己成物而分指之。故己物分外內。成己成物亦似由內及外。而自性觀之。則無外非內。則誠之自成。合外於內。道固然也。時措之宜。專指成物說。誠以成物。安往不宜。此句說到盡人物之性。並含得贊化育意。此節就誠之理言之。恐人以誠者自成專爲盡其性事。故申明其理。見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無非誠中自具之理。故其事統於自成。其理統於一誠。下文就至誠之人詳言之。以明此節之意。故至誠無息。故字緊接上節成物說下。至誠無息。息斷也。凡息處必有人欲間之。由誠有未至也。至則無間。無間則不斷。故無息。由接續處看。謂之不息。由合攏來看。謂之久。至誠且以久而徵。則中庸以能久爲難也。審矣。至誠之德。著於四方。靠德一邊說。尙未說到及物。下節方實切及物上說。載物覆物成物。皆以天地字樣贊聖人之德。成物即承首節所以成物言。悠遠博厚高明。皆至誠所具之德。而載物覆物成物者。不外乎此。故曰誠所以成物也。此所謂贊天地之化育。配天配地無疆。則與天地參之實也。不見不動無

爲總由於誠之至而已。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指至誠言。所謂誠者。天之道也。不貳即不息。凡誠有物以間之。則息。貳則有間。不貳則無間。故不貳即不息也。生物不測。下文詳之。上天地之道。以理言。此天地之道。以理之乘於氣化者言。韓子云。天地之氣盛而不過。是此節道理。蓋在不貳以下。生物以上。補說一層。以與至誠相對。今夫天節。承上生物不測言之。斯昭昭之多。指一處言。而天之爲物不貳者在焉。則所以覆物者亦在焉。但言天之覆物。必從無窮上見。無窮者。高明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正天之高明處。萬物覆焉。現成指點。與前所以覆物句相應。一撮土之多。而地之爲物不貳者在焉。則所以載物者亦在焉。但言地之載物。必從廣厚上見。廣厚即博厚。載華嶽二句。正地之博厚處。萬物載焉。與前所以載物句相應。上兩段言覆物載物。未言及生物不測。言高明博厚。未言及悠久也。山水爲天地所生之物。一卷一勺。各具一爲物不貳之理。故爲天地所生者。又能生物。生之居之。興焉。生焉。殖焉。古往今來。生生不已。所謂悠久也。所謂生物不測也。不言成物而言生物者。其生之也悠久。則物無不成也。山水之悠久成物。即天地之悠久成物也。於穆不已。不息也。天之所以爲天。至誠也。文德之純。不貳也。文之所以爲文。至誠也。純亦不已。不貳即不息。從至誠無息句中。間補不貳一層。以見聖德同天。所謂與天地參也。

此段從至誠盡性節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詳言之。非贊聖人。正欲其次之學聖。蓋其次節說到至誠能化。則大賢以下。已到聖人地位。至誠之道。以下三段。非爲聖人言。爲其次言也。此數節言天

言性獨詳引詩維天之命緊與篇首天命之謂性相應。朱註分天道人道講家又分仁智勇皆於白文外橫生枝節。中庸一書愈解愈晦。由宋儒臆爲之說。而後儒舍經從傳之失也。故至誠無息章首用故字起。從來無此文法。而相沿不改甚矣。人之重於遵朱也。自有制藝以來。弊也久矣。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道者率性之道。聖人盡性以盡人物之性。則道備於聖人。故以道爲聖人之道。大哉一歎。承上與天地

參來。發育萬物。峻極於天。指性言道之體也。洋洋流動充滿之象。狀性體之活潑也。優優下加大哉字。與起處大哉相應。註云入於至小。顯與經文悖矣。禮儀威儀道之用也。三百三千之道。卽發育峻極之道。故狀之曰優優。而重贊其大也。嘗論之。率性之道。倫常而已。盡倫常者。盡禮而已。虞書曰。天敘有典。勅我五典。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禮卽五典之禮。故禮卽道也。前文言周公以達孝制禮。正聖人盡道之事。若以禮爲粗迹。以道爲高妙者。老莊之說也。禮盛於二代。而至周大備。故夫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又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此所謂三百三千。指周禮言也。聖人之禮。卽聖人之道。亦卽中庸之道。故求道者以崇禮爲要。待其人而後行。猶云其人存則其政舉也。禮無日不行。但於發育峻極之量。分毫有歉。卽不可謂行。太和在成。周宇宙間。方可謂行。必待其人者此也。至道指禮言。凝字承行字來。道何以凝。如前九經所言。自修身以至懷諸侯。綱維精詳。融洽爲一方。可謂凝。至德者聖人之德。至誠盡性是也。以至德凝至道。所謂有睢麟之精意。然後有周官之法度。君子學聖人者也。聖人之道在禮。故學聖必崇禮。以節文言之爲禮。以道言之則爲中庸。禮字跟三百三千來。本章脈絡也。中庸跟君子中庸來。全書脈絡也。朱註存心致知之說。純以臆斷。且脈絡皆混失之矣。嘗論之。三百三千聖人之至道。皆至德所發。皇也。發育萬物。峻極於天者。至道之根原。卽聖人之德性也。發育萬物。則德性量本廣大。峻極於天。則德性體本高明。而禮儀威儀由此出。則德性之廣大。非以粗略爲廣大。其廣大者。其精微者也。德性之高明。非以放曠爲高明。其高明者。其中庸者也。君子知中庸之道。其理則精。

微之至。而於廣大見精微。卽於高明見中庸。聖人之德性本如是。吾之德性亦如是。致之盡之極之。而遂道之。正所以尊之。尊者不敢褻之意。四句以道中庸爲主。道中庸。正以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也。廣大高明精微。所謂中庸。其至就德性說。至是至字。道理源頭。末二句以禮爲主。禮卽中庸。故崇禮是道。問學事。卽是道中庸事。道無定方。禮亦無成格。故有新從俗從宜。順次稱次。離不得故。而故中有新。故當溫新。尤當知也。此句句切知說。敦厚以崇禮。換一以字。所謂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卽中庸。此句句行說。合上句皆道問學以尊德性功夫。以此道中庸。卽以此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不可作兩片道理看。君子以此學聖。則至德在我。而至道可凝矣。此節書面平意側。脈交綺注。最難索解。朱註臆以存心致知劈分兩片。而書旨久晦矣。是故頂君子崇禮來。居上而撝謙。故不驕。爲下而守分。故不倍。邦有道非徒不驕也。以崇禮爲言。不屑因陋就簡。興謂國勢振興也。邦無道非徒不倍也。以崇禮爲默。不肯露才揚己。容者包涵羣類也。其斯斯字。指崇禮言。此段前後皆以禮爲主。不可以修德凝道鶻突混過。此引子言以明禮之當崇也。生今之世與今天下。兩今字相應。依註疏本皆孔子之言。今之道。周先王制禮以治國之道也。生今反古。由於自用自專。愚而不服人。賤而不安分。取裁之道也。反古者。反於上古也。老子之說曰。大道廢有仁義。又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云云。真西山辨之。謂一偏一曲之學。弊不勝言。本源一差。其流必甚。養生之說。陰謀之術。放蕩之害。清談之禍。皆以惑亂世主。斲喪生民。其源皆出於老氏。夫子洞見後世。必有蔑禮法。

棄彝常。故預爲此言戒之。天子指開創聖人。如周之文武。禮度文合言之。皆禮也。今天下疏云。今孔子謂其時。春秋時。休明未遠。餘澤尙存。無敢生今反古者。朱註謂子思自謂當時。按子思作中庸時。在春秋以後。禮樂崩壞。不得言同軌同文同倫。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非聖人卽愚。非天子卽賤。生今之世。由今之道。崇周先王之禮而已。此又引夫子之言。以見聖人之崇禮也。從周者非獨不敢生今反古。以周之禮。原於發育峻極。布爲三百三千。以至德凝至道。爲人所當用也。此孔子之崇禮也。王天下二節。子思之言。承孔子兩說。極明禮之當崇也。王天下承有其位來。伏下不尊。有三重足徵也。承上不足徵來。伏下無徵。寡過者。所制之禮無過差也。承上有其德來。伏下善字。上下之義。註疏訓爲君臣。不如朱註爲確善可從也。而無徵不尊。則不信不從。故崇禮者必崇周先王之禮也。君子卽崇禮之君子也。道卽至道也。崇禮則聖人之道在君子。故以爲君子之道。君子有至德。而至道以凝。下文六句。所謂道疑也。本諸身。德性道之本也。徵諸庶民。驗心理之同然也。下文知天知人。根源在此二句。蓋身與民。天道人道皆備焉。天地以體言。陰陽之義。鬼神以用言。屈伸往來之迹也。考而不謬。建而不悖。質而無疑。俟而不惑。四句跟本身徵民極言之。至此則上天下地。往古來今。渾合於君子之道。所謂疑也。按此節所言。惟孔子足以當之。鄭康成謂中庸子思所作。以昭明聖祖之德。觀下段言祖述憲章。則此節暗切孔子立論無疑矣。孔子未嘗制禮。而道在焉。觀大道於唐虞。觀大備於成周。而孔子集其大成。故子思昭明聖祖之德。而先指其道如此。知天知人。與問政段。知天知人相應。動而世爲



天下道三句與後文見而民莫不敬三句同。動卽見也。道由也。此五句功效亦惟孔子足以當之。所謂儀範百王師表萬世也。尊德性節言君子之修德也。本諸身節言君子之德成而道凝也。如此此字總承前兩君子說其義方備。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惟聖教之尊。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奚罄名言之妙。此夫子之有譽於天下也。

此段因性以及道與篇首率性之謂道句相應。據禮以言道從前達孝制禮來。禮者中庸之道而廣大精微高明之量寓焉。故言至德至道以應中庸其至之義。段內三言君子所言皆聖人之事。雖未實指其人非孔子不足當之。故下段揭出仲尼以示立教宗主。朱註解多支離。又以居上專屬天子。以不驕不倍分兩章解之。失領珠而探鱗爪。中庸一書所以愈解愈晦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祖述堯舜節。言道備於仲尼也。朱註精矣。道原於天地自然之運。一定之理寓焉。堯舜道統開先。文武禮制大備。皆天地本有之道也。上律下襲。即在祖述憲章上看出。鹿忠節公云。總此命於天。率於性的。東西堯舜立其宗。文武鬯其指。與天時同慘舒。與水土同流止。仲尼生來。全全領會。真是堯舜嫡傳。文武護法。闔闢在手。行止生心。此十六字。子思昭明聖祖之德。備矣至矣。蔑以加矣。兩層設喻。上二句重無不字。以德之全體言。下二句從上二句出。四時日月。即天地也。重錯代字。以德之不息言。上蟠下際。無所不周。往古來今。無所不貫。故德與天地相似。孔子是古今第一聖人。德是古今第一聖德。子思此節文字。真形容得出孔子兼帝王天地之道。做成一箇時中之聖。兩層辟如。是時中妙處。不相害所以並育。不相悖所以並行。就萬物與道觀之。見天地之小德焉。所謂化也。所謂川流也。推上一層。從天地上著想。則必有敦其化者矣。大德是也。天地之所以爲大。在大德不在小德。能敦化自能川流。鹿忠節公如此解。謂兼大小以爲大者失之。此節承上起下。仲尼之所以爲大。在下兩段。此節結而不結。文法入妙。按道字。朱註直作四時日月解。則道卽黃道。赤道之道。專言行不言明者。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說錯行便該代明在內。若以道爲聖人之道。以並行不悖爲時中妙用。則上句說天地。此句說聖人。下文以天地結。舉單見雙。亦通。鹿忠節公有此說。存參。小德大德。與前小莫破大莫載相應。惟天下至聖。惟天下至誠。皆指仲尼言之。仲尼不得位配天。事業未見於世。而旣爲至聖。則配天之德已裕。故此句在本節爲提筆。承上文則脫空接法也。玩兩爲能字。只虛言其理可見。此段言聖人之小德。

也。聰明睿知以質言，不可與下四項並列。五德臨如日月之臨，居其至高而光足以及下，萬物皆在臨照中也。足以字要看，不待容執敬別，而其德自足。蓋足以有臨，則無所不足。所謂溥博淵泉也。溥博淵泉，充積於中者，本是大德，而亦分四項，以切川流之義。時出之之字，指上四項，時出即時措之宜也。如天如淵，從足以有臨，足字作詠歎。三莫不字，從容執敬別對面看，以詠歎下四足字。聲名洋溢，即上段之有譽，結以配天，與前高明配天相應。蓋至聖之聰明睿知，與天之高明同體，故德之所及，亦與天同量。所謂與天地參也。觀此則川流之德不在天地而在聖人矣。此段言聖人之大德，故改至聖爲至誠，與前惟天下至誠相應。前泛言聖人，此則指仲尼言也。小德率性之道，大德天命之性，德只一德，小處是支派，大處是本原。支派從本原中出，故言小德必言溥博淵泉，本原從支派上見，故言大德先言經綸大經。大經即達道，天下之大本，即前中也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化育，即天命。鹿忠節云：知化育，乃指他經濟盡人盡物實事而名之。曰知，如知孝知弟之知，未有不就已能之事而虛加以知者。又云：倚者借力之謂。至誠一點生意，淋漓布濩，涵天蓋地，作用無邊，自然如此。焉有所倚。這生活越有倚，越做不得。按大經大本化育，其源流皆實理也。至誠以吾心之實理，經綸之立之，知之自然，而然不得不然，是其能也。何有倚。經綸大經全是仁，故云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人皆有是仁，而不若至誠之肫肫。至誠之仁，誠於仁者也。仁之涵於性者爲淵，以小德之淵，泉言曰如淵，而大德之立本，即淵。人亦有是淵，而不若至誠之淵。淵至誠之淵，誠於淵者也。仁之賦於天者爲天，以小德之溥博，言曰如天，而

大德之知化育即天也。人亦有是天而不若至誠之浩浩。至誠之天誠於天者也。三其字承焉有所倚而贊之。觀此則教化之德不在天地而在聖人矣。此仲尼之所以爲大也。川流教化天德也。達如下學上達之達言與天之德通爲一也。非若至聖之聰明睿知不能達天德。則知至聖者誰乎。此非以知聖絕人正是以學聖望人。夫子之道便是達天德的準頭。夫子之教便是達天德的路數。

此段與篇首修道之教相應。前歷引仲尼之言言即教也。此備舉仲尼之道。道者教之準也。教不過使人修道。而道不外率性。性不外天命。總一中庸盡之。鹿忠節公云。中庸一書講法天象地學術於首章之下。提出仲尼以後種種雜引其言發揮妙旨。把帝王天地一一說到歸一處。以發明莫載莫破察乎天地之旨。臨後總這些道理一統歸在仲尼身上。教萬世下共來認這全會的教主。自誠明以下至此爲末一大段。皆申明篇首三句之義。

詩曰。衣錦尙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闔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曰。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此下歷引詩詞。將中庸全書之旨。玩味詠歎。以明中庸其至之意。每節點出君子所謂君子中庸也。分節依註疏本。較今本文義爲妥。首節辨君子小人。與君子中庸君子居易俟命相應。闇然的然。內斂的是實。外炫的是假。一誠一不誠。總一生立心行事言之。日章日亡。直推其究竟也。此爲一節。君子之道提起。申言闇然之實。淡簡溫在庸行上看出。而字縮上。不厭即在淡中。文即在簡中。理即在溫中。所謂闇然也。反是則求爲不厭。務爲文且理。而實行不足。便是的然。鹿忠節公云。凡人臨民出治也。都講德。但把德望著顯上去做。表暴了許多好腔調。到底民越不理。夫德全不在顯上。越顯起來了。越與德遠了。君子知遠必由於近。風必有所自。遂知微即是顯。而德於是可入。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證微即顯也。此爲次節。下文言君子圖顯於微。則微處不期顯而自顯。連用故字。一氣承接。皆承君子之道來。志者心之所之。大學所謂意。篇首所謂獨也。志之起處。好善惡惡。本自分明。而以欲累之。若與本志相仇者然。所謂惡也。欲之爲病於心者。即疚也。欲於內省時。不疚無惡。必於人所不見處加功。是慎獨之事也。所謂微也。不愧屋漏。即不疚也。引詩於慎獨爲切。此爲第三節。不動而敬。不言而信。依註疏本。作人之敬信解。即前文莫不敬。莫不信也。不言不動。敬君子者。不係於動。信君子者。不係於言。則德有微焉者矣。引詩言奏假無言。以證不動不言。時靡有爭。以證敬信。此爲第四節。不動不言。切君子本身言。不賞不怒。臨民之地。仍有微焉者。敬信已顯。勸威則益加顯矣。不顯惟德。不顯者微也。不賞不怒。非絕去賞怒。有不顯之德。而賞怒渾於無形。百辟猶刑。則民之勸威可知矣。此爲第五節。篤恭

者篤厚其恭。所謂恭己正南面也。篤恭而天下平。乃聖人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註極簡當。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所謂篤恭也。此爲第六節。此上兩節引詩點醒德字。與入德相應。入德時。知微之顯。則不期顯而自顯。德之微到至處。德之顯亦到至處。君子本學術爲治術。所謂闡然日章者。蓋終身以之矣。據註疏本。子曰至末。皆夫子之言。化民非必盡去聲色。但必以德爲本。引詩言德輶如毛。是化民之本也。然言德而擬以毛。猶有倫比。未及言德之至。卽未及言化民之至也。上天之載。載事也。所謂天地之化育。所謂天命也。無聲無臭。微之極矣。德至矣。以此化民。亦至矣。子思引此以申明上文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上文歷引詩言。與全書引詩相應。未引子言。與全書引子言相應。以天載結。與天命相應。以至字結。與中庸其至相應。

此段歷引詩言及子言。以結全書淡簡溫三句。切定庸字。篇中以微顯二字爲眼目。君子圖顯於微。微處卽其顯處。以效言之。則由微至顯。以德言之。則愈顯愈微。人之所不見。無聲無臭之天載。於是乎存。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故大學中庸兩書。總以慎獨爲要。



易 大 誼

惠 棟 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  
指海及海山仙館叢書皆  
收有此書指海本經注分  
明故據以排印並附海山  
本江藩跋於後



# 易大誼

中庸此仲尼微言也。子思傳其家學，著爲此書，非明易不能通此書也。  
元和 惠棟 定宇

天命之謂性。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道之謂教，致中和也。人有三等，故曰教，卽自誠明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道不可須臾離，故至誠無息，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戒慎恐懼，誠之者也。隱必見，微必顯，故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猶言誠于中，形于外也。善惡皆然，故君子慎其獨也。隱微乾初爻也，初乾爲積善慎獨之誼，不誠則不能獨，故終以至誠。○案，誠之者也。下，原本有隱微始也。隱必見，微必顯，故云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獨也。二十二字，蓋涉下而衍。今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隱微始也。于道爲極，故未發爲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發而皆中節，行之和也。故謂之和。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合之則一和也。故曰中庸。中和卽天地之中，在人則爲情性。故文言曰利貞者，性情也。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中和，卽修道之人。天地位中也，萬物育和也。旣濟定也。

仲尼曰：稱仲尼者，安昌侯張禹說曰：仲者，中也。尼者，和也。言孔子有中和之德，故曰仲尼。此書專論中和。

故稱表德之字。見孝經疏。君子中庸。庸，用也。常也。用中爲常道。故曰中庸。小人反中庸。並舉君子小人者。陰陽之誼也。乾爲積善。君子中庸也。坤爲積惡。小人反中庸也。在爻其初九六三乎。又乾五居二。坤二居五。亦爲反中庸也。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反中庸也。从主肅本。小人而無忌憚也。用中。以時。故曰時中。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故無忌憚。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尠能久矣。命乎天。率乎性。中庸之道至矣。道不可須臾離。人罕能久行。言離道者多。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尠能知味也。仁者見之謂之仁。賢者過之也。知者見之謂之知。知者過之也。百姓日用而不知。飲食尠能知味也。故曰君子之道尠矣。上云民尠能久矣。皆離道之事。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待其人而後行。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下舉舜。顏淵。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荀子曰。不知而問。堯舜好問。近乎知。大舜猶然。況愚者。愚而好問。則知。知而好問。則聖。淮南主術曰。文王知而好問。故聖。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察。辨也。言出乎身。從近始。乾初爲善。坤初爲惡。隱惡揚善。辨之早也。坤初爲隱惡。乾初爲揚善。○案。原本從近始下。衍隱惡揚善。辨之早也。八字。今刪。執其兩端。鄭氏云。兩端。過與不及也。用其中于民。用其中于民。卽舜之中庸也。用其中于民。以天地萬物爲坎離也。堯舜比戶可封。成康刑措四十年。其皆既濟之世乎。其斯以爲舜乎。子曰。人皆曰。予知。不好問。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未濟六爻失位。故所遇皆罟獲陷穽也。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不察邇言。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尠能久。罟獲。離也。陷穽。坎也。離上坎下。爲未濟。

罟獲陷筭也。坎上離下爲既濟。中庸也。中庸言擇者。初乾初坤也。不能期月守。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不能積善者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一卽天下之大本。一善。謂乾初卽復初也。復初爲中行。六四。中行獨復。謂四獨應初。初卽太極極中也。周易述備言之矣。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能久。故弗離道。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三者之中庸。不可能也。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無入不自得。乃謂之中庸。

子路問彊。子曰。南方之彊與。北方之彊與。南方離也。北方坎也。離二居五。南方之彊也。坎五居二。北方之彊也。此未濟也。抑而彊與。君子以自彊不息。自彊卽而彊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彊也。君子居之。不及。枉金革。死而不貳。北方之彊也。而彊者居之。過之。故君子和不流。彊哉矯。中立而不倚。彊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彊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彊哉矯。此自彊合于中和。謂既濟也。不變貞也。貞固足以幹事。故不變塞焉。獨立不懼。遯世無悶。故至死不變。鄭氏云。塞。猶實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鄭氏云。素。讀爲攻城攻其隸之隸。隸。猶鄉也。隱字。承國無道來。隱者不成名。行怪求名。故吾弗爲之。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廢。讀如道之將廢之廢。既已行道。而又廢。是枉道也。聖人弗能已。君子依乎中庸。遵道不廢。遯世不見。知而不悔。素隱不行怪。唯聖者能之。此乾初九爻誼也。君子之道。費而隱。結隱字。嫌以遯世爲聖。故申之。鄭氏云。言可隱之節也。

費猶僥也。道不費則仕。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言坎離之道。雖愚夫愚婦。皆知之行之。及其至于參天地。贊化育。雖聖人其猶病諸。殷高宗是也。若堯舜則優爲之。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感。天地有陽隄陰隄。故人有感。堯之水。湯之旱。雖聖人其猶病諸。言既濟之難。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仰觀類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此章言求中之道。遠從近始。故不遠人。造端乎夫婦。故不遠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忠恕之道。行之盡。卽一也。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各得其正。卽既濟也。行之爲庸德。言之爲庸言。中庸之誼。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企而及。類而就。以合于中庸。言願行。行願言。言願行。行願言。惟慎獨者能之。君子胡不慥慥爾。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鄭氏云。素皆讀爲慤。所謂六位時成。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皆從近始。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易

氣從下生。君子慎所積。鄭氏云：行之以近者卑者，始以漸致之高遠，康成知道。尙書大傳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拱揖于天下，而天下稱仁。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卽易之六觀和合。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乾坤坤鬼。鬼神之德，自微而顯，故盛。因鬼神而制禮樂。大舜文武周公是也。禮樂天地之中，猶易之二五，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鄭氏云：體，猶生也。可，猶所也。不有所遺，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鄭氏精于禮，疏于易，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神可言生，鬼不可言生，此說不通于易。若以乾坤言，鬼神亦可云生，坤廣生是也。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說文解字曰：誠，信也。夫微之顯，莫顯乎微也。不誠則不能獨慎，獨者誠也。誠則形，故不可揜。夫微之顯，誠者是也。知微之顯，誠之者是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鄭氏云：材，謂其質性也。篤，厚也。言善者天厚其福，惡者天厚其毒，皆由其本而爲之。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此語爲聖人有德無位而成既濟者發。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鄭氏云：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冑與，壹戎股者，壹用兵伐殷也。康誥曰：壹戎股，故鄭讀從之。古依字作冑，从反身，股字從此，故讀股爲冑聲。如依也。呂覽權勳篇云：親鄴如夏，高誘曰：鄴讀如衣。今沈州人謂股氏，皆曰衣，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逕賤也。選本或作逮，案說文解字，選，合也，與逮異。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郊社宗廟，謂天神地祇，人鬼三才之口。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誼，郊，園丘之祭，社，方澤之祭，因宗廟而及郊社，因郊社而及禘嘗，禘嘗者，大嘗禘也。宗廟者，明堂也。明堂配天，故因宗廟而及郊社。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鄭氏云：示，讀如實，諸，河干之實，實，置也。序爵，辨賢尊尊，親親，治國之要。序爵云云，是旣濟之事。

哀公問政，定禮樂，施政事，故次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易所

以重三才。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誼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鄭氏云：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以人意相存問之言。公食大夫禮云：賓入三揖，注云：每曲揖及當碑，揖相人偶，愚謂賓主揖讓，互相親偶，親親之誼亦如之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云：此句其屬在下，著脫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卽天下之大本，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謂乾初，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修道之謂教，得乾之易者，生而知之者也，得坤之簡者，安而行之者也，九二升五，學而知之者也，六五降二，利而行之者也，復六三，類復困而知之者也，噬嗑初九，屢校滅止，勉強而行之者也。

子曰：好問近乎知，問本多作學，誤也。當作問，說苑三卷引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所以致既濟之道，體體貌也，鄭氏云：猶接納也。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

畏之。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荀子修身篇曰。齊明而不竭。聖人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鄭氏云。既讀爲餼。案說文解字。古餼字。本作氣。亦作饗。或从既。或从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卽元也。乾元用九。天下治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明善卽大學之致知格物。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



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彊。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自盡性以至贊化育。皆既濟之事。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易所以有三才。大極含三爲一。三才備大極之初。盡性初也。元也。至贊化育。則四德備矣。易者三才。故至誠與天地參。贊化育。則既濟也。慮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十一聖。足以當之。高宗中興。末用小人。故在九三之位。

其次致曲。鄭氏云。其次。謂自明誠者也。曲。卽隱微。致曲。卽慎獨也。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讀如學記。動衆之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此致曲之至誠。所謂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此言自誠明者也。前知。先心也。易曰。聖人以此先心。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鄭氏云。外內。猶上下。易卦以上爲外。下爲內。合外內之道。故可以配天地。故時措之宜也。時措。卽時中。時措之宜。卽和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民赴能久。久在不息。不息

者積之效也。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不貳，一也。荀子儒效篇曰：井一而不貳，所以爲積也。以下言積與易理同。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濺，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臧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鄭氏云：此言天之高明，本生昭昭地之博厚，本由撮土山之廣大，本起卷石，水之不測，本從一勺，皆合少成多，自小致大爲至誠者，亦如此乎。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鄭氏云：天所以爲天文，王所以爲文，皆由行之不止。如天地山川之云也。易曰：君子以慎德積小，以高大。是與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天德優大哉，禮義三百，威義三千。王道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冰焉。聖人之道，卽中庸也。其道可以育萬物，而實本天地之中也。民受之以生，于是有動作禮誼威義之則，故曰禮義三百，威義三千。至德以冰至道，謂定命也。此下言定命之事。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是故居上不驕，九五爲下不倍。六二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有道，泰也；無道，否也。詩曰：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子曰：愚而好自用，初六賤而好自專，九二，初六陰不正，九二，易不正，皆愚賤之類。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云：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六居五，是有位而無德也；九居二，是有德而無位也。乾二居坤五，是聖人在天子之位也。故文言曰：龍德而正中者也。有聖人之德，然後居天子之位。故五帝官天下。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夏殷猶易之上六，周乃九五也。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鄭氏云：三重，三王之禮。聖人之道，首贊化育，其次寡過。乾六爻二四，上不正，坤六爻五三，初不正，故王天下以寡過爲先。六爻皆正，成既濟定矣。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謂五，下謂二。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三王皆既濟之王，建諸天地而不悖。天地二五，質諸鬼神而無疑。乾神坤鬼，百世以俟聖人而或。鄭氏云：鬼神從天地者也。易曰：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聖人則之。百世同道，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或。知人也。百世以後，既濟之聖人，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貳。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此言孔子之

既濟故再稱仲尼。仲尼即至誠也。論定六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變屯難爲既濟。所謂世道。世法。世則。百世以俟聖人而不可者也。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此仲尼之既濟。

鄭氏云。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小德川流。謂百家。大德敦化。謂聖人。唯天下至聖至聖。謂堯舜文武。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時中。時措時出。皆中庸之誼。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既濟之世。唯天下至誠。至誠。謂仲尼。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大經六經也。大本謂中。化育謂和。變屯難爲既濟。易屯。元亨利貞。謂既濟也。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唯天下至誠爲能者。自誠明也。曰立。曰知。蓋有其德而無其事也。夫焉有所倚。無所倚中也。鄭氏云。夫安有所倚。言無所偏倚也。無所偏倚。謂中庸也。肫肫其仁。鄭氏云。肫肫。讀如誨爾。恻恻之恻。淵淵其淵。浩浩其天。廣正淵淵。深也。淵淵浩浩。與天地合德也。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此天德與易位乎。天德同謂堯舜文武也。其孰能知之。鄭氏云。言唯聖人乃能知聖人也。春秋傳曰。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明凡人不知。堯舜文武之既濟。人知之。仲尼之既濟。人不知之。亦必有聖人如堯舜文武而後知之也。世無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人。故夫子

雖有大德而不受命也。詩曰：衣錦尙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鄭氏云：三知者，皆言其暗末察本，探端知緒也。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鄭氏云：孔，甚也。昭，明也。言聖人雖隱遯，其德亦甚明矣。疚，病也。君子自省身無愆病，雖不過世，亦無損害于己志。覆說乾初爻，下文乃明乾元用九之誼。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敬信動威，皆不可及之事。慎獨之效也。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鄭氏云：假，大也。言奏大樂于宗廟之中，人皆肅敬，玉色金聲，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玉色金聲，見書大傳，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不賞不怒，故其德不顯，不顯言微也。不動不言，不賞不怒，皆慎獨之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輶如毛，聲色即上文賞怒是也。聲色之顯者，故曰末也。德輶如毛，德之微者，故詩云：民勉克舉。初九最微，故曰本，反是則末者，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鄭氏云：載，讀曰裁，謂生物也。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者，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無聲無臭，是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之極也。震爲聲，翼爲臭，乾元在震，翼之先，故無聲無臭。



# 易大誼跋

惠半農易說。雜取京、鄭、荀、虞之義。徵君因之。撰周易述。易例。易漢學。易微言。易大誼諸書。意在崇主漢人。然數家之說。同源異流。勢不能合。而爲一。今欲彊合之。所謂治絲而棼矣。大誼未見刊本。此本題云。庚辰二月。從家心庵。假得江鐵君本鈔錄。列中庸全文。而以易義解之。固不免支離傅會之失。然如云。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之中。命也。民受之以生。性也。云。天命之謂性。中也。率性之謂道。和也。修道之謂教。致中和也。云。道不可須臾離。故至誠無息。云。戒慎恐懼。誠之者也。云。未發爲中。已發爲和。合之則一。和也。故曰中庸。云。中和。卽天地之中。在人則爲情性。云。天地位中也。萬物育和也。旣濟定也。云。無聲無臭。是不動。不言。不賞。不怒之極。又云。震爲聲。巽爲臭。乾元在震。巽之先。故無聲無臭。並精簡。可於章句外備一解。云。錢熙祚識。





惠松崖徵君周易述三十八卷。內闕十五卦及序卦雜卦二傳。其易大義三卷目錄云。中庸二卷。禮運一卷。闕。乾隆中葉以後。惠氏之學大行。未刻之易例。明堂大道錄。禘說。易漢學。好事者皆刊板流傳矣。惟易大義世無傳本。嘉慶二十三年春。客游南昌。陽城張孝廉子絜出此見示。爲良庭先師手寫本。云係徐述卿學士所贈。藩手錄一帙。知非易大義。乃中庸注也。蓋徵君先作此注。其後欲著易大義以推廣其說。當時著於目而實無其書。嗣君漢光先生卽以此爲大義耳。是注雖徵君少作。然七十子之微言。亦具在是矣。昔年欲補此三卷。於中庸之旨。略通其誼。至於禮運。則反復求之而不能明也。今行年六十矣。垂老氣盡。學業無成。弗克續先師之緒言。徒傷日月之易邁。悲夫。嘉慶二十五年三月朔。門人江藩敬跋。